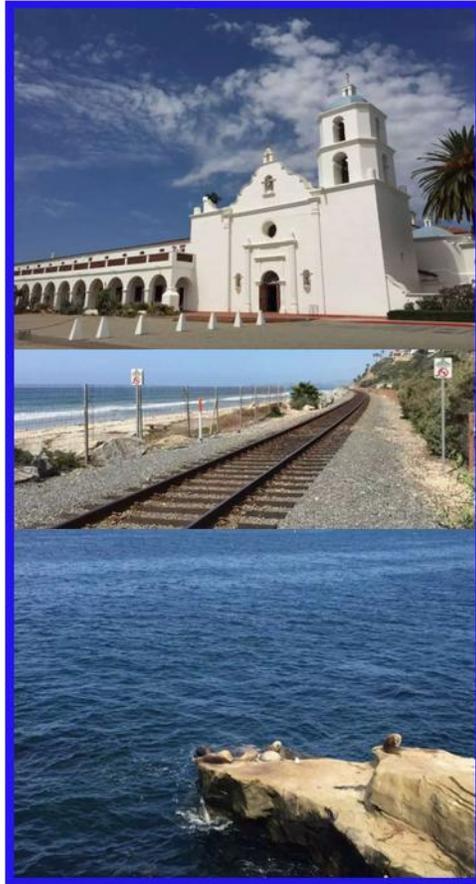


新大陸

詩雙月刊

二零一五年十月第一百五十期

New World Poetry Bimonthly, October 2015



150

- 同題詩〈稻草人〉
- 最好的里爾克②
- 境界說在當代的意義



目錄

No.150

目錄	封面裡	
編輯筆記	封底裡	
詩創作		
羅青	他們硬要說我們是自願的	3
銀髮	看電視連續劇的黑色聯想	4
劉虹	來了：今天，廣場，十點鐘	4
陳葆珍	抗日老兵	4
向明	不多時	5
遠方	反芻、綠葉、吹泡泡	5
張堃	最近寫的兩首詩	5
非馬	管道的白日夢、呼號	6
雷默	鴨子 四首	6
彭國全	回顧 二首	6
秀陶	報復	7
張耳	趙雲的肚子、自大的時代	7
徐金秋	野櫻花	7
嚴力	論信仰 三首	8
老井	慨嘆	8
達文	七夕 四首	8
伊沙	窗外、與布考斯基同行	9
林啟	我在·暗中我在	9
桑克	哈爾濱	9
杜風人	蝸牛 三首	10
王家富	鄉音不老、打坐	10
周良沛	廣西行	11
謝勳	線香	11
雪陽	光源 五首	12
陳慧雯	雨季、休眠	12
于中	天地	12
李國七	入梅、無視	13
魏鵬展	午夜藍 二首	13
阡陌	金色的淡水河	17
冬夢	黑煙白火 三首	18
蛋蛋	雲度蠻腰 三首	18
嶺南人	寂寞的跫音 三首	18
王貽高	網	19
曾心	與春有約、一品紅、一滴露	19

楊玲	蠻腰、落葉、苦咖啡	19
溫曉雲	把幸福釀成酒 三首	19
北塔	廣西的綠 二首	20
楊于軍	讀永波的〈瞬間〉	20
君兒	教子篇	20
章治萍	南禪寺的佛光 三首	21
潮聲	珍惜生命的火種	21
遠在遠方	疼痛的記憶	21
關淑媚	收穫	21
蔡可風	重逢在書城	21
世賓	哭、毛竹	22
方壯霆	購物商場的人物寫生	22
李立柏	看見	22
陳銘華	橡皮筋	23
羅俊士	老頭	23
黎大傑	瓷質的愛情 二首	23

同題詩〈稻草人〉 14

譯詩

秀陶	最好的里爾克②	24
楊于軍	法蒂哈詩選譯②	27
非馬	傑雷·史密斯詩選譯	28
張子清	美國禪詩選⑤	28

評介

世賓	境界說在當代的意義	29
吳鈞	精神的愉悅與享受	31
向明	異樣的雨景	32
雷默	四季池塘，映照詩人之心	33
劉耀中	斯蒂芬·茨韋格	34

詩訊 封面

封底裡
“太平洋夠大”
——加州聖地牙哥海岸／陳長青

顧問：

非馬(芝加哥)
秀陶(洛杉磯)
鄭愁予(康州)
葉維廉(加州)
楊牧(台灣)
張錯(洛杉磯)
羅青(台灣)
(排名不分先後)

主編：

陳銘華

編輯委員：

陳銘華
達文
遠方

名譽編委：

李雄風(洛杉磯)
榮惠倫(芝加哥)
冬夢(香港)
劉耀中(洛杉磯)
施世雄(三藩市)
杜風人(紐約)
陳耀祖(越南)
李賢成(多倫多)
蔡克霖(南京)
資中華(廣東)
謝勳(三藩市)
王克難(爾灣)
余問耕(越南)
李國七(吉隆坡)
王性初(三藩市)

■ 羅青

他們硬要說我們是自願的

——吳秀菁《蘆葦之歌》（2015）慰安婦紀錄片觀後

他們硬要說我們是自願的
就像天上飄浮的白雲
自願躺在地上
一任各式各樣的太陽軍靴
來回踐踏成淚水血水的汙泥

他們非要說我們是自願的
就像地上自由的清風
自願鑽進狹窄陰濕的工寮
一任各式各樣的煙燻口臭
反覆吸咬成聲嘶力竭的死寂

他們硬要說我們是自願的
就像枝頭含苞的蓓蕾
自願萎落糞坑
一任大小不一的長短蛆蟲
肆意鑽探又不斷啃食

他們非要說我們是自願的
他們硬要說我們是自願的
他們非要說自願的是我們
而我們豈可昧著良心附和
他們硬說非說我們是自願？

難道他們是掌握真理的
鋼鐵坦克？
轟然粗暴的壓過我們
壓扁我們卑微的抗議
壓碎我們結冰的淚水

難道他們是掌握正義的
兇猛惡犬？
狂吠猛撲的撕裂我們
撕去我們襤褸的自尊
撕扯我們腐爛的希望

難道他們是掌握歷史
戴著公正面具的千面人？
無嗅無味無聲無息的
在每一個詞語裡下迷姦藥
在每一本書裡下神經毒劑

讓我們的冤屈恥辱
無法記錄也無處申訴
只能默默說給
斷臂的行囊
開口的皮鞋聽

講給
沒眼的鑰匙
單耳的杯子
寬容的椅子
古板的桌子聽

唱給
落單的螞蟻
折翅的蝴蝶
瘸腿的野狗
失明的老貓聽

夢給
假寐的鷺鷥
無眠的游魚
斷根的水草
沉積的泥沙看

此時，面無表情的他們
優雅多禮的走來
熟練的把我們及
我們一生一世的
微弱要求

好整以暇又
乾淨俐落
絞殺溺斃在
陰暗時間水溝的
深處

不料——
卻讓黑亮幽深的
腐臭水面
變成一面
閃亮明鏡

反映出色厲內恁的主犯與
狡詐奴性幫兇的嘴臉
清晰無比的變形浮現
浮現在潔白的雲影與微風中
浮現在無數含苞蓓蕾的倒影中

而花苞裡
每一片花瓣
看似脆薄軟弱嬌嫩易摧
實則蘊含著無比堅強的
生命力

充天塞地而來
隨機應變而開
全然自願的四處展開展開再展開
展開成一片不斷精耕的記憶花田
在虛偽諂媚陰險又狠毒的汗水坑旁

後記：對日抗戰勝利後，台灣釣魚台與慰安婦問題，一直是所謂愛台知識份子、政客、藝術家、作家、詩人的明鏡，百試不爽。

■銀髮

看電視連續劇的 黑色聯想

第一集開始的時候

戰爭已接近尾聲

而且很快就聽見傳訊兵飛馬狂奔
大喊

戰爭結束了

戰爭結束了

這個戰後感人故事的家族情仇
發生於戰後的家園

不錯

正是南北之戰

但肯定

不是有關南越和北越的
越戰

南北戰爭的武器裝備

比越戰落後 100 年

哪有巨型的 B52 轟炸機

T54 坦克及 B40 和 M79 等榴彈炮

更不用說這麼神速的直升機

好用的 AK47 和 M16 了

可惜

作為越南來的新移民

就惘然不知

南北戰爭戰後

是否有

像越戰戰後那樣

在首都華盛頓建造那麼令人既深
思難忘

又令人感動的

越戰紀念碑

2015-8-27 北卡

■劉虹

來了：今天，廣場， 十點鐘

——為勝利日中國大閱兵而作

來了，都來了——

勝利日爽朗的陽光與和煦的風

我們按住的心跳與世界睜大的眼睛

睡醒的三千年與揚眉吐氣的七十年，來了！

它登登的足音驚天動地而來

排山倒海而來，在地球最寬闊的廣場登陸

向今天，向神聖的十點鐘集結。

黃河來了，長江來了，而長城

它最慘烈最悲壯的一段，也來了——

今天，他們仍然打頭陣：豐碑般行禮於

排頭的車上，代表用血肉之軀砌作牆磚的

抗日將士在天的英靈，包括我們驕傲的父輩！

他們跋涉過艱苦卓絕的歲月來檢閱

檢閱城樓上下的，我們……

今天，廣場，十點鐘：來了！

令人血脈賁張的一切，終於來了——

曾經的屈辱記憶與勝利日的輝煌，來了！

消滅了法西斯，我們浴火重生地來了！

向著美好的未來，我們氣勢如虹地來了！

而再也不能來的先烈們，也派後繼部隊來了！

為了他們獻身的初衷保衛和平的理想——

我們義不容辭，軍威豪邁地，來了！

寫於 2015、9、3 晨
等待閱兵開始的時刻

■陳葆珍

抗日老兵

——抗戰勝利 70 周年閱兵觀禮

您從烽火走來

身上還帶著鬼子的刀痕

還有我死於戰火的

三千五百萬同胞的重託：

要您看看

那滴血的國土

怎樣重生

您從歲月中走來

臉上每條皺紋

刻著神州的滄桑

您迎著人民

帶著敬意與謝意的掌聲

行著軍禮

啊！您在致敬

向著生您養您的土地

向著患難與共的同胞

向著人民英雄紀念碑

2015 年 9 月 3 日

《新大陸》詩約

愛好詩的朋友請注意！請支持
詩的成長！請參加我們的行列！
舉凡以現代手法展示現代人感情
、思想，不論形式、短長的詩、
譯詩及詩評介等皆是我們竭誠歡
迎的。本刊為全人詩刊，不設稿
酬，亦不退稿。來稿一經刊出，
美國國內將致贈該期印刷本一冊，
美國國外則寄贈 PDF 電子版。
本刊雙月出版，截稿日期為每單
月第十五日，來稿請以電腦打字
或騰寫清楚（簡繁字體、橫寫直
書皆可，不願刪改者請註明），
並附真實姓名、住址逕寄本刊編
輯部電郵：

nworldedit@hotmail.com

■向明

不多時

不多時
花的精氣神全被強吸走了
已製成滋味甜甜的蜂蜜

不多時
林子裡的芬多精稀薄了
這樣松鼠攀爬跳躍才有力氣

不多時
幾朵黑天的烏雲失蹤了
都被風當污染源一掃而空

不多時
筆管儲存的墨汁乾涸了
已被詩文工作者偷盜去寫書

不多時
髒臭破損的世界亮麗了
全賴環保志工不捨晝夜賣力

2015/8/17


 我們接受各界樂助印刷費用，數目不拘。支票抬頭請寫 Warner Tchan，寄本刊通訊處：
 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SA
感謝 于 中 \$80 **支持**

■遠方

反芻

一頭老牛臥著
棚外的星空燦爛

最後一顆牙也掉了
忘了吐出來

只好反芻歲月
就著水
青草已是前世的記憶

七月的星光熠熠
難的是
把牽牛請下來

綠葉

沒有花
我唱主角

那條商業大道
也由我一手打理

最神奇的一片
記得嗎
歐·亨利的

不管夢裏夢外
生生死死
那才是真正的本色

吐泡泡

魚兒吐泡泡
你見過的

在陸上憋屈太久
生活一堵再堵

■張莖

最近寫的二首詩

街頭藝人

一個小孩停下腳步
他裝扮的鬼臉
讓我羞愧
滑稽的表情
純真的演出
把我早就唱不上去的假音
在完全走了調的伴奏中
突然間啞了
而從人潮裡
拋物線扔來的嘲笑
閃了又閃，避了又避
最終還是躲不掉

7-3-2015, Tracy, CA

三水街

徘徊的身影
從微微歪傾的巷口走出
便到了下午與傍晚的交界
迎著一抹帶有酒精含量的斜陽
那婦人靠在街邊的站姿
有如一座電話亭
郵筒，或者空了的
酒瓶
更年期般地
沮喪著

3-27-2015, Tracy, CA

要不找個去處
選個日子
你也學著點

港口佔著地利
面向大海
泡泡可以吐得又圓又大

■非馬

管道的白日夢

大白天
它夢見自己
一伸腰一踢腿
便刷的一聲蹦了起來
把滿肚子污七八糟的
原油

地溝油
陰溝水
陽溝水……
統統瀉光
排淨

然後幻化成
千千萬萬根
細緻透明的管子
把每個人類的心房
都連接上
宇宙的提煉廠

然後舒一口大氣
躺下去
繼續做它的
白日夢

呼 號

聲浪高
牆更高

所以他們用乾血
把他們無聲的抗議
寫在舉起的手心
以及挺出的胸膛上

我無法呼吸！

■雷默

鴨 子

如東是一個海濱小城
火車從南京開出
跨過了大橋，田野
當經過揚州、泰州時
他們像一群鴨子
紛紛跑上岸

淚 水

我的眼裡
湧出過幸福的淚水
我的眼裡
也湧出過痛苦的淚水
甚至悲哀的，憐憫的，心動的
所有的淚水都曾經湧過

只是此刻，我的淚水
從黑暗中湧出
那麼無緣由
一如泉眼裡的水流

心 願

放孔明燈的人
在夏夜的迷茫中
江水一如既往地奔流著
不知他們許了什麼願

統 治

花朵統治了春天
月光統治了故鄉
學者統治了思想
鑽研者統治了課堂
小和尚想做一隻螞蟻
自己統治自己

2015年寄自南京

■彭國全

世上要是沒有閑話該多好

花前豈可無蝶？

一叢叢 一簇簇
開得最勤 最快 最多的
浪花
四起濤聲
一再召喚天下的蝶
盡來

無端惹了個好色之名：浪蝶
免得又被抓住話柄
蝶，避嫌不前

世上要是沒有閑話該多好啊
沒有小人生事
那就會有和諧美妙的景象
彩蝶翩翩飛舞
浪花燦然絢爛
水質柔情的大海
哪還有甚麼暴烈狂躁的脾氣

回 顧

一口陳酒，品著
在齒頰穿過了所有牙縫
然後入喉，噙了一下
哽出半生滄桑的苦澀
胃消化不了
在迴腸 九曲十八彎盤桓
又折回舌尖
弄得含苞欲放的味蕾 苦得
幾近凋零
才推到眼眶 開出
兩朵浪花
一陣陣散發
五味

2015年寄自紐約

■秀陶

報復

日本共同社消息：多位日本學者收集大量歷史資料，經過深入考究、研判而得出結論：南京大屠殺，充其量總數應在二十萬之內，絕無可能超過二十萬。而現在，奸狡的中國人居然在南京建紀念館，在牆頭的大字標明總數是三十萬。這樣栽贓式的行為真可惡，教人氣憤得無以為措

作為一個美國人的我，在此也替日本人不平。我們美國人在日本丟了兩顆原子彈，也死了幾十萬人，但那幾十萬不見血光不見啼泣，只不過手指那末一按，雖亦殘忍，卻是輕而易舉。不似南京的景象，南京的日本人可是費了大功夫的，南京的日本人是以最原始的方式一刀刀血液斑斑地來的。而且還得舉辦“百人斬”那樣的比賽才能得到的成績。其行事之艱難，心態之堅硬，全世界少見

奉勸諸位日本學者，且暫勿氣憤，來日方長，報復的機遇多的是。等那一天中國不小心也在日本扔了幾顆隨便什麼彈，或者中國兵吃飽了閑得慌，也在東京舉行什麼比賽。那時可由得日本人報大數了。比如說只死了一百萬就報他三百萬，只死了一千萬就報他三千萬，豈不人心大快

■張耳

趙雲的肚子

文革中偷看家裡的繁體豎排版《三國演義》，總忍不住反覆琢磨書前人物繡像上趙雲的肚子，子龍面目俊秀清爽，虎背蜂腰，帽頂飄穗，盔甲精美合體，換個女的就能說有傾城傾國之貌。可是不明白為什麼英雄蜂腰下小腹滾圓，而那時候除了老頭駝背挺肚，比如毛澤東，周圍的男人都瘦得下腹平展或凹陷，沒有見過有肚子的。後來到了美國才知道營養充足又健美的男人肚子上能長“六塊板”的肌肉。昨天在哈得遜河邊散步，見到一位赤臂青年男子太陽下迎面疾行而來，那皮膚光潔肌肉飽滿的肩臂細腰長腿和滾圓的小腹，雖然頂著金髮碧眼，但身材活像脫了戰衣的趙雲。忍不住回頭多看了兩眼。

自大的時代

心理學家實驗證明，給人 2-3 條關於某種股票的信息，讓人對該股票做出判斷，與給 5-6 條信息後做出的判斷相比，正確率相差無幾。給更多的信息，比如 10 種以上，正確率沒有提高，反而下降，可與此同時，享有 10 種以上信息的人雖然多犯錯誤卻自信心倍增，信息越多越自信。信息時代是自大的時代，不是智慧的時代？“五色令人目盲”，難道老子又是對的？

■徐金秋

野櫻花

油菜花千篇一律喊出鄉村，你喊出高山，又高又懸的山。油菜花喊出金黃，你喊出桃紅李白。有桃花的羞紅，李花的純白，抑或梅花的俊朗與寂靜，足夠好。而你一如既往的認為，心念五月櫻桃小嘴，比什麼都好。

那麼多年，無人呼出你。那麼多年，你遇見高山流水，滄海桑田和深邃蒼茫。今天，你借春天的艷陽代言，大聲喊：野櫻花！野，是野外的野，讓與叮嚀著小木履束縛的女子，徹底區別。儘管野到一片雲上去。野到自由浪漫與塵不染的女子的心上去。野到以露為賦以流水為琴。野，繼續野，是結滿小可愛小美味的野櫻桃的野。是逃避基因蹂躪站到一抹靈魂風尖上的野。野到優質的沁人心脾。

除此之外，你和世間沒有任何紛爭與糾纏不清。你說你經常懷疑到自己的身世，很可能是一場絕世的美化蝶為雪。很可能是一片忘歸的霞化霓為裳。抑或一場雨一般多愁善感的夢。你說你經常夢到雲的宮殿和山的神女，隱約於翠竹叢林，伴著風的簫管嗚嗚的吹。

今天，你要以黎明的純真和傍晚的眷戀，如同尋覓年少的初戀和潮紅一樣的神秘，驚跳。從大幕山林場到楊芳林的打頂坳。從跌宕的山谷到突兀的山巒。一山又一山。層層疊疊，密密匝匝。原來人世可以這樣美！

可以淺紅純白和風清雲淡。可以自由飄忽和寂寞高貴。可以攬盡自然的香氣和遠方的念想。有足夠的理由讓桃花嫉恨不到自己的粉嫩，李花排斥不了自己的細碎銀純。

而又從沒讓春天遲到！

2015年寄自湖北

■嚴力

論信仰

地球上風很大
感覺上
月亮也被刮得搖搖晃晃
它沒手
有扶手也沒用
沒靠山但有
堅定跟隨地球的信仰
不知道這算不算宗教
就像中秋的中國人
堅定地相信
月亮會傳遞人的心聲

2015.9.

夕陽還沒有走開

八月初
一個攝氏二十二度無風的傍晚
我在林間散步
敞開的夾克裡臥著一顆平靜的心
這氣溫不是四季的常態
西雅圖也不是城市的常態
心更不是我經歷裡的常態
可我沒感到一絲的反常
好像這樹林和小徑
原本就在我的體內
此刻枝葉間的閃光告訴我
和我一樣
夕陽也在散步

2015.8.5.

時間會改寫時間的

我出生在人道病症被視為
標準健康的時代

■老井

慨嘆

這兒的風是機器製造出的，悶熱、陰沉
潮濕，其中還夾帶著煤層的嘆息
岩塊的焦慮，沼氣的怒罵
以及在億萬年前就被埋在地心的
那聲草原狼的慨嘆

男人的渾身沾滿煤粉
為了區別開兀立的大炭
他們只好拼命地揮動尖利的大鎬
用力地去啃咬塊塊烏黑的麵包

地心的空間一米一米地擴大
又一米一米地被填上
洶湧的煤潮噴向地面，像一團黑色的斗篷
披在原野蒼白的身軀上

站在高高的矸山上遙望
我肺中的馬達飛快地旋轉著
竭力地向體內空蕩的礦洞內吹著氣
感到自己的身軀正在收縮
我一伸手就摸到了肌膚上巨大的沉陷
2015年寄自安徽

生產力和信仰被標準了
商業、教育、金融被標準了
甚至醫院也被標準了
各種畸形怪狀的標準
被不斷地集中到一個人手上
他這個人同時用
萬歲和馬列標榜著自己的後半生
只不過
死亡還是發生了
也就是說再怎麼樣的荒誕
時間會改寫時間的

2015.3.

■達文

七夕

太近了
我們真能彼此忘情
忘掉這歡娛嗎

最清晰的
還是鵲橋相對
雲繞霧縵中
淚水的形狀

橙子謠

不要把皺折的容顏
看做記憶

不要在內核深處
封存無為的韻律

有時候類似星球
有時候的遙遠

並不陌生

要有光
要有距離
要有一把刀

剖開皮囊 模仿活著
任岩漿流淌為蜜

無常

歷盡滄桑的心
呼喊著光芒

在煙花開外
你的手依然很遙遠

我如果合掌而坐
會看見遍地盲動的影

■伊沙

窗 外

每天深夜
都會有一輛汽車
從我窗外的珍珠街
飛馳而過
像一台移動的
重金屬搖滾音樂會
車子沒影兒很久以後
歌聲還回蕩在我心中
我想：這就是美國吧
因為我在中國
或別的國家
從未有過
如此體驗

與布考斯基同行

創作中心
禁毒禁酒
室內禁煙
遇到性騷擾
可打專用電話
我對維馬丁感慨道：
“即便是布考斯基
那麼大的腕兒
也得自個兒買酒喝
這在中國
不可想像……”

後來我們找到了
鎮上最大的超市
裡邊有各種酒
我們替老布
鬆了一口氣
再後來我們
又找到了
加油站前的小超市
距中心更近的距離
我們又替老布

■林啟

我在·暗中我在

我 在

陽光照房頂上
又照樹葉間草叢中
目光望草叢中
又望樹葉間房頂上

陽光世界的中心
灼痛

目光世界的中心
我在

*笛卡爾有“我思故我在”

暗中我在

黑暗如囊
包羅萬有
星燈嵌鑲

我不發光
遊走囊底

2015年寄自多倫多

鬆了一口氣
再再後來
我們發現了一家
酒的專賣店
品種齊全
還更便宜
到此
我們幾乎可以斷定
老布在佛蒙特創作中心
日子過得很幸福
喝好了
寫好了

老布幸福了
我們也就幸福

■桑克

哈爾濱

從松嫩平原看上去，
哈爾濱彷彿一艘古怪的戰艦。
塔台不止一個而且規格
如同未經挑選的非法水果攤，
顏色過於斑駁彷彿被
神經質的彩霞反覆蹂躪的黃昏。
而身高讓達觀的人糾結。
何況那些狹窄的甲板，
如同僅僅可以通過一隻金龜子的
幽暗峽谷——我們在科幻之夢裡
反覆見識過的幽暗問題。
那些由細煙與尾氣共同編織的帆索，
幾乎被每一隻內心蒼白的飛鳥忽略，
更別提在它之上栓繫的船帆，
由陰霾與烏雲組成——而在廚師的眼中，
它更接近一口久經美食歷史考驗的鐵鍋，
籠罩煙氣騰騰的地盤。那些水手，
僅能看見自己掌管的開關與扳手，
那位船長甚至從未走遍戰艦的
各個角落就被喜鵲馱著
飛向暗綠的或者褐黃的海岸。
那些琴師——我就是其中之一，
只能醉心於自己熟悉的樂曲，
比如快速的巴赫，比如緩慢的
勃拉姆斯，或者與天地與海鷗
相互呼應的旋律，半旋律，
躁動不安的雜音，如同吱扭打開的柴扉，
從裡面走出我們期待已久的妖精。
她對我們微笑，把控制我們魂魄的機器
調整一新，如同醉酒，舒服而含糊，
然後她指指自己的腕表——
時間……停頓，幸福……永恆。

2014.6.7.

■杜風人

蝸牛

生存的理由是一場逃亡的過程
詩只是過客逃亡藉口的工具
唯令他軟著陸滿腹辛酸的腹足
掙脫風雲枝節藤葛教條的綁架
卻逃脫不了那螺旋的輪迴盔甲
連酒也攻堅不破狹硬梆梆的家
關山風雲變
雨樹泥濘地
一步一閒章
印拓胸懷跌宕八千里
至使田途世路再難行
總是卸不下拖泥帶水
沉重的宿命杓
相思拖拉負馱
那座心靈城堡

龜

愚公移山不是夢
他是鮮活成真的活動他山
活絡龜山學派的格物致知
山不在高有愛則靈
貼心趴地踏實的愛

心胸狹窄世俗目中誹謗的縮頭烏龜
殊不知是他有眼不敢看見陽光低下
烏鴉漫天高飛的人字訣 人心中
囂張跋扈的二氧化碳黑厚學
遠離破壞千古道統生態的污染
唯有低調投地而活的邊緣甲馬
始能聆聽神州地心脈搏的良知真情

殺戮戰場有樣學樣的坦克裝甲
並非他的同類 他用甲骨文
篆刻構築一座另類自衛的人文堡壘
唯有甲冑的文字可以抵擋邪惡的心魔
唯有堅硬的文字可以臨陣揮毫一筆一步
蓄勢待發的緩靖博奕美學

君不見先賢先哲滿腹詩書經綸

仍然虛懷若谷無欲則剛
仍然默默地讀書學習
仍然默默地地方城爬行

自古詩書聖賢多龜齡
龜齡的秘訣 忍辱負重

尼采說對了一半

紐約芝加哥洛杉磯北京上海香港
倫敦巴黎東京一連串夢一般炙手
鋼起來的城市 已讀不懂格陵蘭
冰山下淌泣成河的軟體寓言

艷陽天 另一炙手的山仍突兀於和尚傘下
更讀不懂武當山一道一碣的跌宕腳本
連古老的天地 也讀不懂當下條條河川
創作的現代版一版再版的悲劇長篇小說

劇情張力的低潮反彈浮動的三角洲
掀開的另一高潮迭起 千百個珊瑚礁
衝浪擁抱一個滾石的太陽一起沉淪
以蘸墨的浮詞沉藻 揮毫
滄海一撇一捺的湛藍伏筆
潮起潮落貝殼譜寫的海韻
游魚吐泡填詞 水母拍浪起舞
輕哼長歎 珊瑚窈窕分明的
失血 暗礁隱忍的世紀隱痛

灘頭橫行的螃蟹 也一目了然
遂用雙螯橫書兩行現代七絕
低窪下跪的原罪
等待滅頂的救贖

【酒誌】馬爾代夫的總統和部長們，8月17日召開了世界上首次水下內閣會議，為“滅國”危機求救，呼籲全球關注正在威脅熱帶群島國家生存的海平面升高問題。這個印度洋知名旅遊景點的馬爾代夫乃一叢爾島國，人口僅為35萬，由1200個珊瑚礁組成，地勢低窪，平均高度只有海拔2.1公尺。科學家警告說，若持續暖化，到2100年，這個島國將淪為水族。馬爾代夫正副總統和11名內閣成員身穿潛水服，潛到3.8公尺一片綠色珊瑚礁深處，在水下辦公桌用防水筆簽署了一份來自馬爾代夫的水下SOS。尼采說：“人生最大的痛苦，莫過於在大海中渴死。”。

■王家富

鄉音不老

歲月的嘴裡，肯定暗藏著鬼精
的刀片
偷偷摧人老

眼看著娘
越來越像記憶裡的外婆
真心怕時間
突然在某一個時點，拐走了娘親

清早，隔門喊聲娘，我上班去啦
聽到娘的應答
與我四十年前，聽到的一模一樣

踩著月色，我推開虛掩的門
聽到娘
在櫥房忙碌的聲音
與我四十年前聽到的也是一模一樣

有娘不老的聲音
他鄉的夜色再冷，也是溫暖的
有娘不老的聲音
故鄉的印記再淺，也將一觸即發

打

我在思量自己的餘生
暗估此前流逝的步伐
各重幾斤幾兩

坐

樹葉飄走
青山白頭
燈前，誰的影子在晃
我看不見

我看不見五百年前
大碗喝酒大塊吃肉的江湖快意
一轉眼，形影不離的屠刀
已成一輪彎月，獨上眉梢

一枚釘，早已鉗鎖眉間
世間，是否有一把鑰匙
打開
四處漂泊的問號

■周良沛

廣西行

南寧的雨

南寧街心，大樹撐開的傘蓋，雨天
遮擋風雨的騎樓，酷暑烈日下的涼棚；
南寧的雨，街樹闊葉上的翠盤滾珠，
點點素馨的星星，南寧別樣的風流；

沃土溫蘊的光熱像男子撐脹生命的力
雨的母乳滋養她每時每刻都在的生育
開不敗的花之鮮艷，炫麗於城鄉園攤
果蔬的多彩

無法言傳的色香味之豐富，滿城清風
歌唱有綠樹……

2015年7月17日 南寧

蘆笛岩

地下水所溶蝕的岩石，這地底的空洞，
流水流失岩的實心，又空出她的美夢？

伏流的水聲恍如置身水中，它含鈣的蒸發，
又像要你與它一同發為懸於洞頂的鐘乳。

上上下下，坎坎坷坷，曲曲折折的洞
中常道，
暗道惶悚，光亮眩目，困感人生的又
一殊途。

石筍嶙峋、交錯、疊加、巧接種乳的凌空，
飛瀑的銀河，滔滔閉鎖於此的生命之奔流。

神靈的玄機，傳說的載體，奇得近於虛無，
視聽的刺激、不安的忐忑，墜入魔幻
的深谷。

在你來不及細看中不斷轉換形影
在你來不及細想中又有新的題目，

奇於鬼斧神工所隔世突見的恍惚，
震於徹底、無情於視覺習性的顛覆

你說它像什麼，它就像什麼，
你說它是什麼，它就是什麼，

漆黑中什麼都不見，就什麼都有，
光亮中一覽無餘，失落了想像的天空。

未超出想像的，不過如此就不過如此，
無法想像的，不解的謎，遺憾的澀苦，

隨人想像，千變萬化於無方圓的隨意，
不可捉摸的，莫名於莫名的飄忽忽忽。

不是被無法想像的神秘所祈冀，
倒是來此，一步步地發現自己。

為超出一己想像的奇，為符合想像的喜，
千裡迢迢來此，最後在此看到的，
竟是自己！

2015年7月19日 陽朔

煙雨漓江 ——贈荒田

水墨的水暈，幻化江上的煙雲，
山落水中，水流青峰，水移山動，
虛中實，實中虛，虛實於朦朦朧朧
一筆瀟灑的水暈，漓江未醒的惺忪。

兩岸，樹從石縫橫出
石崖，峭壁，掩於不成林的綠中，
半掩半露，偶顯面影，又不露崢嶸；
是美學審美的寫意之寫實，
又實實在在地實於它的恍惚；
神韻、氣韻渾然，主、客溶為一體，
神與物遊，才有詩中之畫，畫中有你，
幻於夢的虛空，實於現實的，又還是夢。

夢的恍惚，山水恍惚，恍惚的柔情中，
兩岸的山尖仍似長劍，直指雲空
吞雲，吐霧，雲吞，霧吐，

■謝勳

線 香

輕輕點燃
裹在火柴棒
頂端的車聲
喧鬧、貪婪
與遠方砲火的轟隆

隨著那一炷
線香
輕安的
孤
煙

冷眼
鳥瞰
風起雲湧
無聲的最終
歸宿

而此刻
清茶般的心情
應和著
筆毫徜徉
在點畫中的聲音

煙雲，煙雨，水墨，水暈，
虛中有實，棉裡藏針，
虛非虛無，實非裸露
綠枝掩映，藏而不露，並未遁世，
山的外沿線條，仍是昂立的英雄，
一座一座，相連又獨立崛起
臨風峭拔，山山直挺山水的畫中，
我們民性謙和的不張顯、跋扈，
生態於綠中立德的人格之風骨！

2015年7月22日 廣州

■季陽

光源

心想海中這無限的宇宙濃縮成一點
愛，或者歡喜或者真理或者寂滅
萬物的源頭是光，光的源頭是愛
愛的源頭是我亙古未開的笑顏

時間之箭

因為太長而反覆改變方向
卻把唯一的射手射傷
眉眼間傷痕累累的星空
由於愛情的黑洞常常復發

捷徑

歸來的風，向內吹送心光
吹開腳底融化萬物的眼睛
吹開頭頂上時空初啟的門
吹遍每個毛孔每一方天穹

你的憤怒

有驚雷的溫柔，火山的錦繡
眼底滔滔不絕洗劫大地的美酒
耳畔斷斷續續誰主蒼生的淚珠
你的憤怒是鐵蓮花上阿的源頭

時間之劍

在劍鋒上遊走
將劍柄交給敵人
劍劍刺穿虛空
留下萬物的傷痕

2015年寄自澳洲

■陳慧雯

雨季

管不了這麼多了，我將世界搬到眼前
這與在灰燼中藏起臉正正相反
其實，類似行走在冒險的邊緣。
天空豁裂了缺口，舊時
在庭院舉行接待會，總是盼望著
時間的脫臼，或者黑暗波折的重新來臨
也才那麼一陣子，就能掌握好分寸
何嘗沒試過，觀察土牆上的攀爬植物
向哪個方向努力，奏不奏效？

數字下在沒有理由當中，淅淅瀝瀝
很多朋友都坐在群發的短信中間
似乎這裡是海洋、是無邊廣場，而事實是
仲夏夜幾近裸露……

察覺到草蟻的伺機而動了麼
響雷的回音沒有接縫，沒有振顫
生活的默契依舊存在麼
這個時辰他聽任於句子的親密埋身
季候仍從屬於他勾芡的稠汁
由詩的三十八度角傾出。

如果我再向他走近一步
關於經驗的恢復，時代的統治與顛覆
甚至夢的田契——都將永遠地
在安逸裏失去代價。雖然
他已無話可說，曾經的旨意甚或腐敗
而依賴是暫時的，就像雨季的暫時恢復。

2012/4/25

休眠

儘管心遲眼鈍，該不該說
枝頭的葉子如扇子打開
若說悲傷的普遍一點不假
我們常常緊緊相擁，之後掉了一枚
無疑是最薄的，最輕的月兒
但不全歸為思想吝嗇的抉擇，海岸
必定要被甜味大肆沾染

■于中

天地

多年前的月亮
掉下了一個
被揭穿的
神話：
“休士頓，我們有麻煩了！”
令星星
也目瞪口呆

如今從海上
也冒出了一句：
“休士頓，我們又有麻煩了！”
令山水
也為之一怔

到底石油價跌
是打破自
哪一個漏洞？

7/23/15 寄自休士頓

註：“休士頓，我們有麻煩了！”是“Houston, we've had a problem.”之中譯。

我詮釋的玄秘最好夾在內頁
於是有停息的歌唱與靜止的鐘擺
並總有靠近我左肩的氣息呼出。

仍有彼岸的車燈忽閃
南北交錯而去，像祈請輾轉，卻不能
驅逐層出不窮的迷失，如果霧季將臨
依照前例懸賞被禁止的膨脹，這也
包括拗曲了睡意，出遊者
他的辭行，仍未確定，類似圓心偏移
軌跡隱沒，於最終時刻，事物
因翻譯而更改了名稱
連帶所有本質的垂落，那樣也好
穿過夜間的空隙並非必要。

2012/4/26

■李國七

入 梅

朋友微信上說：上海明天入梅，未來四天均有雨

好像壓根兒沒有發現我已經離開上海遷入北京所謂的北漂

對，就是北漂，並且已經不是一天兩天的事

入駐北京已經四年了，間中繼續飄蕩於故國的各個角落

上海與我，好像好久的事在朋友的記憶裡怎麼沒有淪為歷史

或者歷史就是不斷的重複自己，昨天的，今天的，明天延續

不過，我真的把上海的事轉化成歷史的星塵了嗎

那些年的那些事，初來咋到從新上海人一直到遠離那座沿江城市

愛過的人與發生過的事，一座城市太大我太渺小可能沒有記錄下來

卻是我此生的記憶——用台灣女詩人的詞句，就是老了下酒用的

我是老了可以開始探討下酒的事了嗎

怎麼生活的拍子繼續推我往前走

一些早年雄起的企業正在解體一些未來之星正在凌晨的夜空開始閃爍

以某個偉人的話來說就是沒有百年不變的政權或永恆的輝煌

上下起落、隕落或沐火重生全是自然規律的組合

我們堅決捍衛的到了明天可能崩盤潰敗我的朋友A，他舉例蘇聯當年的解體最近的，有英國從外張轉向內斂，大不列顛帝國的自我調整

久遠的，有羅馬帝國、希臘、埃及、東方各大帝國的輝煌與沒落

我們可以養育一抹蔚藍在大西洋的鯨背
我們可以扶持一叢彤紅在洛陽的牡丹瓣
可是我們養育不了永恆不朽的璀璨

上週末與將要棄國的安妮到雁棲湖閑逛
我們聊起父母、孩子與伴侶

提前誕生與死亡的事

最後大家就是那麼孤獨的一個人

她是在捕捉她在帝國最後的記憶還是懺悔錯過的可能？

到了今日今時捕捉的或錯過的已成定局
就像上海梅雨季的來與去

吶喊、呼籲、抗議或哭泣

除了默默承受大概已經沒有什麼了

無 視

朋友教育我改變思維

改變，自然為了符合“一路一帶”的經濟復興

符合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屬於口號的，逐漸形成生活的主流

比如今天我到字畫家家裡看到的大字如火如荼寫的“中國夢”以及“粗茶淡飯”

我在想，中國夢甚而粗茶淡飯

難道不應該來自內心

一種文化、修養或生活的核心嗎

難道還得來自領導的指導或引導

我是說的比較客氣

也想起一個上海朋友強調的

強國並沒有真正的專家

專家就是那兩個人，甚至某個人

從經濟到創新，領導一句話的事

領導的取向，就是全民的傾向

這陣子，我勢必從無視走進重視

調整自己，重新學習

否則，就是放棄

這，難道完全是領導的錯嗎

■魏鵬展

午夜藍

在摸不到的空間裏
我偷走了一點黑色
午夜藍的天空
還有一點看不到的光
水壓很大
輕輕提手
感受不到距離
在沒有對話的海洋裏
一條鯨魚
一直在獨白
甚麼也沒有的
午夜藍的天空
我要努力採集光

2015年7月26日

在舒適的環境 中搜集刀片

我習慣搜集刀片
在刀鋒的位置
尋覓完美中的瑕疵
我不願丟進不遠的垃圾箱
在舒適的環境中留下
不安的關注
彩色的畫紙貼上刀片
貼上刀片
再貼上刀片
構圖不必美麗
最順眼的位置放上圖釘
釘尖的痕跡是
血色
在舒適的環境中留下
惶恐的關注

2015年8月16日下午

■王萬然

我是一捆稻香
你便要把我變成
人
你常說，煮豆燃豆箕
可是，煮飯還不是燃稻草
好了，今日不燒我了
讓我人模人樣站立田間
日曬風吹雨淋
還要去欺騙麻雀
我願意，願意成為你的
代言人，形象大使
和麻雀溝通，談判
作為人，我有責任
保護我的下一代
成為你的盤中餐

■季克

穀粒歸倉了。
孩子已經走出視線
你選擇一個沒有星光的夜晚
悄然倒下

在哪裡站起來
就在那裡倒下去——

於我而言，燈紅酒綠如是
叱吒風雲如是
守望，何嘗不是

■楊碧綠

關於我的身世
眾說紛紜：稻穀。稻草
他們指手畫腳，像鳥兒嘰喳
我任由白雲飛過頭頂
偶爾落下眼淚

風，晝夜追趕金黃
我保持沉默
以孤獨為生的人
把榮耀歸入糧倉
在萬物枯榮的田野上
稱王，沒心沒肺

■林澤浩

1.
他們把我插在這裡
驚嚇麻雀，驚嚇烏鴉

我不是稻草
我不是人

2.
那些麻雀飛來飛去
我的職務是趕走他們

那些麻雀飛來飛去
我希望他們不要被我嚇到

那些麻雀飛來飛去
我渴望隨他們而去

■王曉忠

可不可以把我
裝扮得精緻點
我不想替爛草帽，破衣裳
代言

在這青蔥蓊鬱的田野
壓抑，委屈，落寞
向誰傾吐
不要問我的姓氏及籍貫
磨損過的生活
愈加尖銳

我在等待

不急於趕路
塵世間還有留戀，還有愛
請行個方便
允許我守住秘密

守住風雨裡悲喜
守住幸福裡的苦難和疼痛
以及隻身闖蕩江湖的
快意，卑微細小
流淌著淡淡的鄉愁

■莊海君

每次麻雀回家時，總戴著
冰冷的面具，和我打招呼
我認得它們
就像它們認得我一樣

這麼些年來，呼喊的聲音很低
未能擊破天空的包裹
回到我那遙遠而疼痛的故鄉

今夜，風雨即將來臨
守候的遠方，在一具軀殼裡
四下張望，死亡的氣息
經過，我一動不動
裝作沒看見

■谷寧

實在打不起精神
就撕開面具，大喊一聲
告訴這空曠的世界
我的孤獨是一枚巨大的果實

揮爛了的旗幟，扯著風的衣襟
鐮刀收割了喜悅
穀粒走得很遠

你們都走吧，請留下我的草帽
我用它遮住陽光，也就遮住了空虛

■林國鵬

當我找不到自己的時候
我就跑到郊外看稻草人
這麼多年了
即使我不知道他是稻草
還是一個人
在空曠的大地上
除了他發芽的身體
還有剛抽穗的稻穀
也結滿了各種各樣的鳥鳴
其實他也有他的憂傷
對自己潦草的一生
卻又閉口不言
好像在等另外一個人的出現

■蔡小敏

假如愛我的人願意送我
一根稻草
我就紮成一個稻草人
穿上我的衣裳
模仿我的手勢
迎風而立
不為成熟的穀粒
不為鳥雀
只要它守住心頭的
一畝三分地
我就有了未曾遠離的故鄉

■余美玲

詩人說，如果有來生，我要做一棵
樹，站成永恆，沒有悲歡的姿勢
我說，來生我願做一個稻草人
在一片金黃的油菜花前
在一塊無垠的麥田裡
鳥兒偶爾飛來停靠
蝶兒偶爾飛來嬉戲
還有，蜂兒偶爾飛來挑逗
太陽親吻我的每一寸肌膚

有時，風兒撩起我的草帽
我的裙袂翩翩
沒有人知道我的心也在起舞
暮歸的老牛踏著夕陽的影子
牧童的短笛響遍整個田野
夜晚，星星和我作伴
月亮向我傾訴心事
黎明在露水中醒來

每一個日出，每一個日落
春往秋來
窮盡一生守候
守候一份執著，守候一份赤誠
某個午後，一把熾熱，一縷煙
從此化作春泥
沒有悲哀，更無需憐憫
我看過春花爛漫
我聽過夏日的蟬鳴
我感受過農人秋收的喜悅
我領略過大地刺骨的冬寒
我自有的快樂，我的滿足

■林瑞蓮

世界不是我的
難道只是你的？
我問高飛的鳥。
它依然撲騰著翅膀尖叫：
不是、不是，不是……

它早就忘記了
田野曾是它的
也是我的故鄉！

“啾”一聲，我倒下
最後一根維命的稻草
被風吹散……

■海陬人

曾經站在將成熟的水稻邊
有一個孩子
用彩條布

在布迷陣
麻雀竟被嚇跑

後來
就有這麼一個人
稻草人
在田坎上站崗
有麻雀
與他為伴

■羅素麗

別說生動
別說高尚
別說狐假虎威
我只是一介草民
教鳥雀聽話
陪農人流汗
數穀粒飽滿
看它們歡喜進倉

■胡德綱

站在田野，獨腿的稻草人
是被釘在大地的十字架
背負鳥雀們貧嘴的罪
失語的孩子。被遺棄
與星光和蟲鳴為伍
鳥聲穿過他的身體，成為
風的樣式

在某段時期
稻草人的骨頭足夠硬朗
足以支撐起一片田野
足以支撐起沉甸的稻穗

當雨水催熟慾望，鐮刀閃動
大地露出醜陋胸膛
稻草人面貌漸漸模糊，像村口的炊煙
在孩童的注視中
和著骨頭，漸漸消散

■張碧芳

從某一天起，
我與農人達成默契，

他用乾癟的雙手
將生命注入腳下的土地，
我以獨腿站立的姿勢
揮舞威嚴的旗幟。

從此，
無論烈日與風雨，
我們一起守護一片綠色
以及期想的果實。

■洪天麗

那一年
他和她一起紮了個稻草人
“可保五十年不倒”
他笑說

額頭的皺紋刻三劃五
她的手撫上稻草人
相同的顏色
“不知誰更久些。”
她也笑著

蝴蝶飛過年輪
麻雀偷過光陰
穀粒數著一季又一季

這一年
稻草人雖已破舊，卻依然
戴他的帽披他的衣，守護在
五十年後的空曠寂寞

■林鳳燕

鳥飛來，落我肩膀。
我對你編織過的謊言極流利
“風忘了帶我走”……

我的深情藏匿在惡俗的謊言裡。
多麼滑稽，我以為騙過了自己
就能和你一同飛起。
你飛不過滄海
我獨腳邁不開麥田
草帽裝不下美夢一場，
我一動不動始終駐立於此。

■劉映輝

它腦袋虛空，有一腔怕火的胸。
它在烈日下炙烤
做麥田的守望者

風起。揮動手中的布條
嚇唬貪嘴的雀鳥

不理會耳邊的聒噪
心無旁騖。把成熟
顆粒歸倉

閉眼歉收。睜眼
豐收
無腦無心。守口如瓶

——就像我在你身邊
虛張聲勢

■陳麟

那年，在七月流火的田野上
我捆了一個稻草人
稻穀收了，麥子割了
稻草人也倒了

母親把它挑回家
因為煮飯燒水
稻草人被放進灶爐
燒了。房頂炊煙裊裊

後來，母親走了
我也不再扎稻草人了
從此稻草人不憂傷
只是天空的一雲朵

■葉智佳

麥田的守望者
站成孤獨的姿勢

主人在慶祝豐收
你也在想著來年

來年一定看清她的背影
等待她的第一次回眸

■陳俊傑

抽空靈魂和思想
塞滿草包
稻草人就誕生了
稻草人取代木偶
會動會跑會偽裝
裝成一個人

■林丹華

無骨頭
有稻穀的芳香
出世緣起捆綁
注定草芥

終其一生
離不開故土半步
活著的最高境界
是讓飛鳥
把自己身上每根草
都叼走

■大鼻林

一堆人形的稻草
搖頭晃腦站在田間地頭
熱情還是冷漠
為何雙臂張開卻面無笑容

一堆人形的稻草
大搖大擺走在風中

激動還是威風
為何四面眷顧卻目中無人

一堆人形的稻草
不會自身動作
沒有自己靈魂
某些人稱它作人

驟風起兮——
它——駕霧騰空
它——凌視眾生

■梅光宇

任挺一繩旨意，
一改媧皇黃土造人，
農夫用萬般救命稻草，
塑就！

站立在希望的田野上，
像是在偌大的軍營，
只有一位鐵板守衛
許三多。

幾經風雨之後，
很多時候，
我被人們稱為很裸露的大衛。

稻草人，
在幾經修繕中，
恢復真元氣，
他仍是，
站立在希望的田野上，
忠實的守護神！

■千紙鶴

孤獨的日子被風吹起
氈帽與揚起的雙袖
露出星光和鳥鳴

雨水伴著豐收而來
稻草人依舊堅守
他踮起脚尖

嗅著沉甸甸的稻香

鳥雀在遠處，又在議論什麼
稻草人揮動雙袖
什麼也不回答

秋風吹起，稻草人該走了
農舍的煙囪上
一縷青煙，飄散

■王詩彬

如果夜幕降臨
清風徐來，我也可以享受片刻安寧

飛鳥從天空撤離
不遠處，開始燈紅酒綠
我不喜歡卡拉 OK，喜歡聽蟲鳴

經常忘記自己也是稻草人
安插在廣汕公路一座寶石城的西側門

老家的人都羨慕我，說什麼都不用做
乾站著，每個月領兩千六百塊
我卻羨慕他們，甚至有時
還羨慕老家的稻草人，能在田裡
陪父母妻兒

就如此時，出租屋裡煩躁又失眠
妻子剛打來電話——
兒子低燒了三天

■海潮

稻穀被陽光烤熟的時候
秋風便得意來回巡視
稻草人，企立田埂
開始守護麥禾，瓜果
小鳥在周圍盤旋，質疑
蝴蝶，也只是對小帽子感興趣

稻草人，噴摩絲的稻草人
一生注定守望麥田
田野裡，一個季節的玩具

■阡陌

金色的淡水河

如今 重遊淡水
一身風塵
疲盡的
倒映在金色的波隄
帆影一搖 咫尺之間
竟無法勾勒 剎那的
心境

沉默的觀音山
任孤雲 放野
落照下 那廟 還梵唱著
牌坊上 今古 都成縮影
經幡卷 佛說 如是
不是一瞬一轉之間，
就能參悟！
廟簷麒麟依然騰飛
卻濕了前庭

隨夕陽沉落
銀月似在水波中調侃
昨是今非
便又在暗湧中交迭
歸來 無景 歸去也無景
這一程
竟在久別的故里漂泊了起來

然而
桃紅時節
星散之間的那些短暫？抑或永恆？
的詩
叫我如何不想？
如何不念？

河岸
漣漪 如緞鋪展
花季 漸淡
才發覺一切其實早現端倪
該是收拾畫筆的時候了

■冬夢

黑煙白火

有一種白叫傷感
喧嘩如
雪雨

有一種黑夜吹的風
無跡可循
只有風鈴可以告訴你

遠方聲聲的低泣
已隨深秋凋零的落花
戛然而止

黑煙白火
是誰不小心放上夜空
讓流星來作答

蟋蟀無歌

榕樹下的亂石堆
每夜
沒有蟋蟀唧唧之歌

蒼髮的榕樹
唯一的自娛
聽聽盛夏的蟬聲

午雨落在對面的 屋頂上

午雨落在對面的屋頂上
詩跟回南天一樣
靈感的濕度
絕對不易
說乾就
乾
起來

■蛋蛋

雲度蠻腰

——夜眺廣州有小蠻腰昵稱之電視塔

終於，我找到了這種方式
跌落、升騰、凝聚、漂遊
也只有這樣，

我
靠近你

今夜，借著風
借著夜色
輕摟你的蠻腰
再靠近你

此刻，所有的顏色都是蒼白
所有的言語都顯得無力
所有的滄桑輪回都是瞬間
所有的旁觀者都是旁觀者

風是深情的
夜色也是
然後，等待
再一次輪回
再一次
跌落、升騰、凝聚、漂遊
——再次靠近你

給女兒瑤瑤

靈動的精靈
帶著藍色的霞光
飛躍，從女兒的琴鍵到
媽媽的心頭，掀起
由汗水到淚水到獎盃
無盡的感動

後記：2013年5月5日，二女兒拿到
泰國電子琴 APEF2 的冠軍，而後代表泰
國參加亞洲賽區決賽，欣喜且感慨！

■嶺南人

寂寞的聲音

——悼雲鶴

沒有貓的長巷
歲月蒼蒼的牆壁間
回蕩著你寂寞的聲音

你，踽踽獨行的身影
夕陽裡，愈走愈遠……

一朵青苔

聚 散
似一場夏天的驟雨

雨後，歲月流逝
濕漉漉的牆角
長一朵青苔
我的思念，翠綠如玉

灑 脫

赤裸裸，傘下獨坐
面朝大海
舉起冰凍的啤酒
與海鳥對飲

走上海灘的浪花
看見了，哈哈大笑

木棉花之思

萌動的種子深埋
時刻用思念灌溉
等你，在木棉花開的地方

十月的風徐徐，吹落
我的思念，沉甸甸的
在你離開的地方，等你

■王貽高

網 ——獻給我親愛的母親

母親的額頭
像港灣凸顯的錨石
讓遠航的我
停泊

而額間的皺紋
像搖籃
讓我在簾縫的微光中
從容尋夢

搖籃啊
如同枕我入眠的哼唱
輕柔
遙遙

也許
年久月深
拽長扯牽
溼然成網
網住春秋
漏走風雨

網呀網
把我摔痛的影子
一一網起
冰敷 熱捂
直到遠離錨石
在人海中蕩漾

2015.6.14

■曾心

與春有約

在夢裡與春有約
她馱在馬背上來了

我在新建的門前
種了幾棵樹

她喚來雷電
嘩啦嘩啦下了春雨

一品紅

一陣暖風
從身邊擦過
抖落一身雪白

穿著一襲紅旗袍
在冰天雪地狂奔
舞出一個嬌柔的林黛玉

一滴露

我的血汗與靈魂
凝成一滴露
晶瑩剔透

清晨
照見我的影子
之後，徐徐化去

■楊玲

蠻腰 ——記廣州電視塔

彩雲如紗
環繞蠻腰起舞

蠻腰動心了
隨著彩雲飛去

我要報案

落葉

寒風漸起
踩著腳下的落葉

聽著枯葉的呻吟
嗅著淡淡的清香

北方傳來互古的季節
我聞到了冬的味道

苦咖啡

往事泡在咖啡裡
記憶的小勺一攪

人生百味
朵朵浮現

越喝越苦澀

■溫曉雲

把幸福釀成酒

緣份，牽引了兩個人
懂得，眷戀了兩顆心

把幸福釀成酒
一路相伴一路芬芳

甜蜜超出了預算
我決定兜售給你

有情世界

走過春夏走過四季
起舞在通往年輕的路上

有情世界
每一瞬間
都是激情現場直播

心鎖

沿著思念的經緯
終於找到
塵封在記憶裡的心鎖
遺失了密碼
誰能解鎖？

■北塔

廣西的綠

1

我的憂鬱隨著水蛇
游到農夫腿邊，成為秧苗
我的憂鬱隨著河流
奔向吊腳樓，成為蔬菜
我的憂鬱隨著道路
延伸到深山，成為森林

有時我也會興奮，森林裡衝出猛虎
有時我也會歡愉，鼓樓前百家宴正酣
有時我也會滿足，田野裡稻穗灌漿

你不要在三角梅前停留太久
廣西的綠會帶你真正的百花齊放
你不要在扁桃樹下流連忘返
廣西的綠會帶給你一萬個果園

我全部的憂鬱終結在了廣西
我將空空如也，回到北京
什麼時候，能南綠北調
讓我的日常生活也掛滿藤蔓？

2

整整六天
我都在這綠色的大海裡
暢游
每天，我隨身帶著艾略特的詩
那是我最喜愛的
曾經是我的船、我的槳
但是，這回，整整六天
我沒有翻開一頁

南寧：子夜的暴風雨

1

子夜的暴風雨
羊水破了的孕婦

■楊子軍

讀永波的 〈瞬間〉

如果能夠相信
自己是石頭中滲出的沙粒
我們就相信了永恆

如果能夠看見
點亮人世的孤零的生命
我們就看見了永恆

如果能夠接過
那一束帶著樹脂芳香的枝葉
我們就接過了永恆

就像我們心裡最柔軟的
可能因缺血而略顯淡泊的一小塊
才是我們最恆久的支撐

2015年5月26日

還沒來得及送到醫院
在連天都空了的時辰
生出了一大堆蛙鳴

2

子夜的暴風雨
被閃電拐到人間
又被雷霆拋棄
你不要把你幽靈的臉
貼得像玻璃一樣扁平
如果我打開窗戶
你是否會化成一股溪水
流入我半夢半醒的胸懷

2015年寄自北京

■君兒

教子篇

附言

孩子
也許你必須懂詩
好一步步走進媽媽的精神
在今生剩下的歲月裡
我還能教給你什麼
除了這古老的手藝
我傾盡了一生試圖學會
我寫滿的一個個本子
它們隨風而逝
然後又隨開放的桃花
重新歸來
我的孩子
我們會天涯永隔嗎
口中念念有詞
只是我在朗誦給流水
而你對著一面
空虛的牆壁

拉丁美洲的孤獨

飯後兒子做作業
我坐他旁邊準備看書
我說兒子
你能把《拉丁美洲的孤獨》
給媽媽從樓上書房拿下來嗎
兒子一聽就樂了
“還拉丁美洲的孤獨呢
你連胡桐曉的孤獨
都沒辦法”

浩浩天威

和病中的兒子
同床而眠
半夜大雨突降
一聲驚天動地的巨雷
差點把我從床上震下來
兒子突然睜眼對我說
“媽媽剛才的炸雷你聽見了嗎
那就是浩浩天威”

■章治萍

南禪寺的佛光

請接住我的慈愛，你說，對於這座城市
我沒有更多的需求與企望，誰都如此
在關乎自己生命與家族榮譽的日曆上刻下信仰
與上帝無關，與所有的上帝無關。這便是神諭
面對變幻莫測的高天，或者，愚拙而朽的厚土
你又要何等的能耐？倒過來嗎！用清澈的流水
衝洗她，直到她的最終覺醒！可是啊，佛光
仍將會在南禪寺的塔頂刺穿我們——對於我們
我知道，我們必然不能每個人都有一席之地
每個人都能緣化成蓮，將最後的佛光綻放

這便是神諭，惟一存留的馨香種在心裡
隨著你的生而深感知足，隨著你的死
而瀰漫全世界的緬懷，在這裡，在光裡

梅園的距離

距離與距離間沒有多餘的距離，我真的這樣以為
你與我都曾擁有實在的歲月——晝的尋尋覓覓
夜的繚繞繞繞。一種莫明的疼痛，難受在
門的對面，無論是蜂的光的還是花影的線條
隱蔽在清晨醒來的一刻。種種從亭立的花枝間
斜射進來的過去，毫無理由融化成坡上紛亂的
虞美人

悠長而浪漫，距離卻成為彼此一生的錯過

在摩天輪下小悟

我說我來了。我沒有聽到你說我
是來晚了還是來早了，或者根本勿須來到
即便如此，湖水依然會有序地蕩漾，如同人，
會有序地生老病死——即便如此，人
也會無畏地流轉在摩天輪裡，不管天晴天陰
不管陽烈月寒；不管上有老下有幼，或者
惘然一身——我都會說我來了。我不理會
你能否聽見，在過去或者將來，摩天輪何時
戛然而止，這與我無關，與你無關

2015年9月寄自江蘇

■潮聲

受那驚悚的目光感染
在心中滋長著戰爭的恐懼
隨著悠悠的湄公河流淌
流向不可預知生命的冰點
是宿命？還是悲憤的延續

珍惜生命的火種

一陣慌亂之後
盼望和平之心突然冷卻
隨著逃亡顛沛的腳步前進
守著月暗星稀投奔怒海的悲情
不再回顧炸彈開花的原野

不堪回首 在心窗的往事
磨成一寸寸朦朧的碎片

那生命的戀歌 可有感人的韻律？

淒然的酬唱 是無奈的酸楚

啊！留住熱愛生命的火種 能量乃現

2015.8.11 稿於三藩市

■遠在遠方

華盛頓地區紀念抗日戰爭暨第二次
世界大戰勝利七十周年音樂會有感

烏雲密佈的天空
露出
些許光亮

刺刀劃過的土地上

疼痛的記憶

總會有
驚雷的轟響

今夜

我們不以雨水

來洗濯疤痕，或者以閃電喚醒
記憶裏的疼痛

我們只用琴音

用胸膛內翻騰的海水和火焰

歌唱家園，每一個寧靜的

黃昏與黎明

盡管風中

典雅的琴卷上，還懸掛著一只

佈滿彈孔，滴著

鮮血的鋼盔

09/09/2015 Maryland

■關淑媚

收穫

幸福悄悄來了
沒有被人看見
像風吹進窗戶
拂去積壓煩躁
滋潤枯萎枝芽
藤蔓張口微笑
攜著紫色花朵
籍那顆顆紅豆
綠了冬眠生命
靜靜撩開帳霧
喚醒小小庭院
盡是滿滿幸福

■蔡可風

重逢在書城

永遠翻騰不盡的
翰墨 油彩
昇華出來的芬芳
用不著勞駕溫風和
強光 自有
圖文並茂的聲與色
在靜默和黑暗中飛颺
你來，我來闖進這面
書紙刊物築成的
方陣圍牆
昨晚的朗朗詩情
猶在樑間徘徊 困擾著
今日我 留連在此
獨立 又徜徉
沒有過招呼 沒有喧嚷
跟那 新相知的面孔
是主 是客 是你是我
會心一笑 何妨

09/08/15 王渝、張耳於紐約
下東城書店內詩朗誦翌日

■世賓

哭

在眾多的音符中，最為灰暗
膽怯；在花枝招展的隊伍中
容貌最為醜陋，總居於最後
人人都在將它排擠
彷彿一個不祥之物

但在所有的聲音中，它最為真摯
與它相伴的，不是口沫
而是淚水。它把一切流逝的時光
通過一個傷口，重新彙集
——從泥沙中提煉出金子
——從一滴晶瑩中映現一條河流

毛竹

只有一點點，在沙土堆裡
像亂世中的君子，巍然不動
滿坡的草叢、灌木都在喧嘩
它卻如此暗淡、沉著
時間在萬物的身上留下刻痕
唯獨它，彷彿置身於遺忘的黑洞

而在那潮濕的地下
它的根吐著無聲的火舌
在瘋狂地扭曲著、伸展著
越過沙地和岩石，不屈不撓地向
四周挺進
在看不見的地下燃起一片火海

那露出地表的筍芽，默默地
聚攏著時光，聚攏著風雨雷電
一年，又一年……整整四年

突然，它不再沉默，它爆發了
根部聚集的能量推動著竹竿
節節上升，它向天空猛烈突進
它已暢通無阻，信心十足
它伸展著枝葉，向高處展示著力

■方壯雯

購物商場的人物寫生

(2015年7月25日 Arcadia Mall)

老嫗

未達長眠之際，已是
世人皆醒，她獨睡

果真睡了？
何以嘴角掛著一道似笑非笑

那淡然的似笑，如人生詩篇之句號
不管怎樣：風風光光，或風風雨雨

往事的煙雲仍環繞孤單的輪椅
乘鶴仙飛之念已飄逸甚遠

就算今生尚有一絲眷戀，或滿腹遺愁
她枕膝酣睡的夢，又能飛多高？

那一絲非笑也很玄深，且無奈，
似說：若能像你，我絕不任此難堪

而超然難堪的欣慰，莫過於
年過半百女兒無微不至的，攙扶

附記：夏日，人流如海的 Arcadia 商
場，一個身穿短衣短褲，腿蓋毛毯的老婦
人坐在輪椅上，彎腰一百八十度，頭枕臥
在自己的膝蓋上，酣然大睡。被一對年過
半百的男女推著，穿梭於一店又一店。然
後，止步於巨幅廣告前——鼎泰豐即將開
張。老婦突然醒來，而且精神抖擻，判若
兩人，遙指廣告，滔滔不絕，而扶椅的男
女，唯有洗耳恭聽之份……

老翁

頭挺得再高，也拉不直玄月般的腰板
他不在乎，旁若無人地環顧乾坤

如此之自信，那頂整齊閃亮的烏髮
稍稍大了一點，磨擦著偏短的頸皮

左肩右斜的白布書包

■李立柏

看見

自然光一探
窗櫺 夜輾轉無眠 流動的光景
牆角堆疊 混亂失序 未完成的工事
油漆罐 刷子和滾輪

一把天梯
黯然消褪歲月 光華乍現
火車繼續向前奔馳 時間書起承轉合
宇宙安靜喧囂 星空浩瀚無垠
光速前進

2015.09.15

與前他一步的婦人如出一轍

如出一轍，也有一頂整齊閃亮的烏髮
此起彼伏地浪漫在擠擠攘攘的人海中

後記：一對老夫妻也在逛商場。沒有
手拉手，但卻步步緊跟。最不引人注目
的是他們頭戴的假髮……

孩童

緊繃褲子裡的尿布，左恍右擺
密密嗒嗒的小碎步，一深一淺

有車他不坐，偏推座車走
咯咯笑聲，掛在他，雙親，陌生路人的
臉上

啪嗒一聲，喧鬧的空氣頓時凝固了
四腳趴地的他，滿臉的委屈

西裔夫妻紋絲不動，輕輕地說
好孩子，站起來，沒事的

輕快的腳步又響起了，
踢踢嗒嗒，嘻嘻哈哈……

後記：一個不到兩歲的男童，推著為
他而備的小推車，跟著父母逛商場……

■陳銘華

橡皮筋

橡皮筋本來像人是沒有性別的！他們最初被創造出來的原因只有一個：簡單實用。但對於創造者來說，他們同樣就是那麼一種東西：看似不起眼，隨便可以丟棄，雖然其功能多不勝數，又往往得心應手，妙不可言。可問題也出在這裡，任何事物功用一多，彼此間的關係要多複雜多曖昧便有多複雜多曖昧了

橡皮筋童年時的性徵不明顯，有時喜歡織成一條辮子模樣的繩，跟著女孩跳、盪、擺、膨脹；有時喜歡綁在丫叉兩端，跟著男孩拉、彈、射、膨脹。橡皮筋長大後的性徵依然不明顯，有時眼迷離，有時腳撲朔；有時五顏六色，編織細綁、鬆緊各適其適；有時圓有時方，變化萬端、彈性十足

據說臉書提供的帳號登記，性別項有五十餘種選擇，牽涉範圍包括生物學、社會學、心理學、玄學……許多選擇，你我和英漢大辭典都不認得，在此就不強行譯成中文了。想說的是，橡皮筋的性別到了現代甚至比這些社交軟體和創造它的人類要更加複雜和任性，除了常見的男和女外，應再細分為：中性、無性別、問題性別、雌雄同體、雙靈等天生的；男變女或女變男後天手術的；白天男晚上女忽雄忽雌心理間歇性的；冬天女夏天男四時節氣分明的；靈魂和肉體能相互變換隨心所欲的……未完，待續

2014年8月8日

■羅俊士

老頭

連他自己也弄不清，是何時開始自說自話的。不是不想和人嘮嗑，是碰不到熟人，親友也不來串門。每天，各自忙各自的，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

他望望山，山也孤獨，一座一座離得那麼遠。

兒子一家距這裡更遠。

再看看水，水也甚是寂寞無奈，這兒一汪那兒一汪。

雲也一朵是一朵，飄遊得如此散漫。

青蛙的鼓噪聲零零落落，讓人辨不清出處。

那幾棵百年老槐樹，挨得不遠也不近，落光葉子的枝爪，顛巍巍舉向天空，似乎在捕捉什麼，卻什麼也捕捉不到。

天，說黑就黑了。鴿子們的竊竊私語，依然清晰可聞。

高處，一顆星星出現。緊接著是無數顆，彙成星河，流淌。

村口，一只旱煙鍋，宛若一顆另類的星，孤獨，明明滅滅。

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手機鈴聲突然響起。他打個激靈，按接聽鍵，急嘴問道，我那乖孫子放學了嗎？他想爺爺了嗎？喂！說話呀！龜兒子，你咋不說話？

話筒裡終於嘯出一句話，對不起我摠錯號碼了。

2015年寄自邯鄲

■黎大傑

一盞茶，以一種告別的方式澆灌花樹

如一滴微雨依約而至。

秋雨，是我呼吸層面上飄浮的一枚茶，正清晰地敲擊我內心脆弱的雨棚。今夜，我臨水而居，順著一座時光的棧橋，我的背影匍伏在杯中歲月。

夜的中央，已經無處佇立，昨夜洪峰經過的痕跡，悄無聲息。迷茫的遠方，是一張潦草的紙，染上了疼痛的筆跡。

茶，下落成雨，無法回頭。

我確信，一盞茶的開花，正以一種告別方式，澆灌一朵枯萎的花樹。紙上江湖，一級一級台階成了我頭枕的書頁。

我伏身寫下臨別贈言，一絲風和雨一下子就覆蓋了我的蒼茫。

瓷質的愛情

那時，我們的愛情很青澀，就如一滴清露，從清脆的枝丫遺落在草叢中，星星般眨著好奇的眼睛，然後墜入深不見底的大地傷口，散成一地疼痛的光芒。

再遇，我們都成了一棵樹上長出的兩片樹葉，無法談及情與愛，就如兩條錯過交點的射線，彼此交流的空間，都停留在微風拂過枝頭的微笑裡。

也許，再過幾年，我們就可以平淡地說說愛情了，說說跌落與錯過，說說歲月與琥珀，或者說說一顆紅豆的前世與今生，去怎樣書寫歲月的年輪。

2015年寄自四川

秋 Herbst

樹葉落下猶似落自遠方，
猶似天上的花園已經凋殘；
樹葉以否定的身姿落下。

晚上沉重的大地落下
全部的星斗都墜入孤獨。

我們都落下，這手也落下。
看眾人吧；也全部落下。

而偏有人承認這一切墜落
以他無盡溫柔的雙手。

黃昏 Abend

黃昏正慢慢地變換它的裝扮，
由一行老樹為它置辦；
看吧：在你的遠眺下風景分離，
一部份上升一部份落地；

將你留下一無歸屬，
既不似那棟孤屋般暗黑，
亦不追尋什麼永恆
什麼變成夜夜上升的星星；

留給你的（無以言表的迷惘）
你的碩大、成熟又充滿恐懼的生活，
時而困擾時而理解，
在你內中輪替地成為石塊或星星。

預感 Vorgefühl

我是立於荒野中心的一面旗，
預知風將到來，我將與風同息
下方一切猶尚寂然
門扇依然輕柔地闔上，煙囪沉靜
窗櫺不振，塵埃未起。

然而我感到風暴將臨，不安如海
我向外展出，又復跌回
我將自身揚起
獨自於風中挺立。

進展 Fortschritt

我生命深處的喃喃已漸清晰，
彷彿河流到了更陡削處。
一切的事物也日益變得親密
瞪視的每一形象也益愈接近
我已覺出了語言所達不到的能力；
以我鳥雀樣的官能自樹梢騰起，
直上多風的穹蒼
而復下沉至與天際脫離的池塘
我的感覺沉入，一似立於魚上。

沉重的時刻

Ernste Stunde

世上無論何處有人哭泣，
在世上無由地哭泣，
哭我。

晚上無論何處有人笑，
在晚上無由地笑，
笑我。

世上無論何處有人走動，
在世上無由地走動，
走向我。

世上無論何處有人在死，
在世上無由地死，
看我。

宣告 Verkündigung

天使的話。Die Worte Des Engels

你並不比我們離神更近；
我們離他都遠。

不過神奇的是
妳那有福的手。
沒有其他女子的手
在袖外顯得比妳的更成熟；
我是日，我是朝露
而妳是樹。

原諒我，我已困倦，
因來路迢遙，我已忘卻：
那金光萬道
彷彿坐於太陽中的人
要我轉告妳的。
（空間使我不知所措）
看吧：我只是初始
而妳是樹。

我展開雙翼，
而成為異常巨大。
而妳狹小的屋宇
充滿了我的衣衫，
而妳仍孤獨
彷彿很少見我。
我是林中的微風
而妳是樹。

天使們都恐懼而戰慄，
並四散而去；
從沒有渴望是如此的
無定而無垠。
也許即刻有某事發生，
而妳已從夢中得悉。
祝福妳，因我的靈魂深處
妳已全然成熟。
妳是崇高的門戶
即將為我而開啟；
妳是我歌聲的耳。
而我現在覺得：我的言語已消失
於妳，一似消失於林中。

是故妳最終的夢，
便註定由我來應驗。
神看我令我目眩……

而妳是樹。

聲音 九首及一題頁

Die Stimmen Neun Blätter Mit
Einem Titeblatt

題 頁 Titeblatt

富裕及好運的人們可不必開口，
沒有人想知道他們是誰。

但窮苦者得宣示自己

要說：我瞎了

或：我快要瞎了

或：我的命不好

或：我的孩子病了

或：我只是勉強地耗著過……

而這樣或許還不夠。

否則人們便會視若無物

與他們擦身而過，他們得唱。

有時那些歌還唱得不錯。

人們真怪，有時寧可去聽

閹割過的男童合唱。

但神將蒞臨且長駐，

當祂覺得這些傷殘令祂煩心時。

乞丐之歌

Das Lied Des Bettlers

我一直沿門托鉢，

任日曬雨淋；

猝然我置右耳

於我的右手。

於是我的聲音自己聽來

都全然陌生。

於是我便不知是誰在乞討

是我或是別人。

我僅只討點小錢，

詩人們要得更多。

而後我以雙眼

閉起我的臉；

當它們沈入我雙手

看來就像是休憩

而人們也就不會認為我無處

措置我的頭顱。

盲人之歌

Das Lied Des Blinden

我瞎了，人們呵，這真是造孽呀，

一種報應，一種矛盾，

一種日復一日的磨難。

我扶著老婆的肩膀

我的灰手在她更灰的灰色之上，

她領著我出入於空無。

你往返移動，並且聽起來

自以為不同於石上疊石的聲音，

你可錯了：我獨自

活著，困頓而乞討，

我內中有無盡的嚎叫

而我不知那是來自我的心

還是來自我的腸臟。

你懂得這歌麼？你從不曾唱過，

就唱也不是這個腔調。

對於你，日日朝暉來

溫暖你開闊的居處，

而你有面對面的感覺，

乃亦有了活下去的生趣。

飲者之歌

Das Lied Des Trinkers

它本不在我內中。它只是來來去去。

我原想控制它。它總是被酒控制。

（我已攪不清楚它是什麼了。）

於是酒便代我支使這支使那了，

直到我完全依賴他。

我真傻。

現在我聽命於他，而他則輕蔑地

擺佈我。今天他就會把我輪給

死亡那畜牲，

當他贏了我這張髒牌，

就用來搔他灰色的瘡疥

然後便將我棄於塵埃。

自殺者之歌

Das Lied Des Selbstmörders

本來，只要再多一分鐘，

而次次他們都及時切斷

我的繩子。

最近我準備得這樣好，

乃至我腑臟中也有了

一點永恆。

他們用匙餵我

滿匙的生命。

不，我不要，再也不要，

讓我吐出來吧。

我曉得生活爛熟而香甜，

而世界是滿鍋美食，

對我卻進不了我的血液，

它只是沖上我的頭。

別人的滋養令我作嘔；

別怪我踢開吧。

最少一千年

我節食。

寡婦之歌

Das Lied Des Witwe

開始時生活對我還不錯。

令我溫飽，給我生趣。

它對所有的年青人都這樣，

我那時又怎麼會懂呢？

我根本就不懂生活是啥——，

轉眼之間就是年復一年

不再好，不再新，不再有趣，

彷彿自當中折成兩半。

不是他的，也不是我的錯；

我們別的沒有，耐力倒是有的，

但死亡就是耐不住。

眼見他來了（來得真惡劣），
眼見他拿這取那：
一切都不再是我的了。

剩下什麼給我呢，我自己的，我的？
就連可憐的這條命不都是
借來的麼？
命運不僅拿去了幸福
還要給回痛苦哀啼，
並為蒼老買回了衰敗。

命運不支出什麼便為我買來
我一臉的苦情
我行走的步態。
我就是這樣日復一日的零賣，
到我一無所有時拋棄我
令我孑然地立著。

白癡之歌

Das Lied Des Idioten

他們不刁難我，他們任我去。
他們說不會出什麼事。
真不錯。
不會出事，所有的事物都來
不斷地繞著聖靈轉，
繞著某個鬼魂（你懂的）——，
真不錯

不，真不該認為那就有
什麼危險，
當然血是有的
血最重，血重。
有時我認為不能一直這樣
（真不錯）

呵，那個球真漂亮；
又圓又紅到處可見的那樣，
你選出來的，真好
不知是否一叫它就會跑過來？

一切行為都怪怪的，
一齊跑又分開游，
友善，又不大清楚。
真不錯。

孤兒之歌

Das Lied Der Waise

我算不上什麼，也不會有什麼成就。
現在我還太小，不算人；
將來也是。

老爹老娘們呵，
可憐下我吧。

撫養我是不太值得：
因為到底會像草樣被鏟平。
沒人用得上我，現在還嫌早，
而明天又太遲。

我只有這一件衣服，
已穿得又破舊又脫色，
但還是得支撐著，
也許比上帝還永恆。

我只有這幾根頭髮
（一直就是這幾根），
一度也有人疼愛過。
現在他已不再疼什麼人。

侏儒之歌

Das Lied Des Zwerges

我的魂或也正直而美好：
但是我的心，我扭曲的血液，
樣樣都教我傷痛，
它就是不能成為筆直。
它沒有花園，沒有床，
它一直爬在我尖尖的頭骨上
可怕地拍擊著翅膀。

而且也沒什麼來得就手。
雙手發育不全，看吧：
黏黏地蹣跚著，又重又濕，
就像雨後的癩蛤蟆。
我其他的一切也都
褴褛、破舊而可悲；
奇怪上帝為什麼不將
這一切摔在糞堆上？

他是因為我的臉生了這張
緊繃的嘴而發脾氣麼？
雖然也常常存心
要友善，要和氣；
就像一條大狗那樣，
我卻遠遠地作不到，
而狗，狗連臉也沒有呵。

新詩集選前言

里氏旅法時，先後受雕刻家羅丹（Auguste Rodin）及畫家塞尚（Paul Cézanne）之影響，詩風精進而甚不同於圖像集時期之白描手法。如〈豹〉一詩那樣輕巧地進入豹的四肢百骸，在圖像集中是從來未曾有者。此處所選係自新詩集兩卷及至1926年未編之散篇中摘取者。所謂標準無他，譯者認為既是里氏作品之高峰，亦是一己之最愛而已。不同意者不妨砸磚大罵可也。

選自新詩集（Neue Gedichte）

早年的阿波羅

Fruher Apollo

正如同一些猶尚無葉的禿枝
框出了一幅朝陽中的
春景：他光光的頭顱也無物
阻止一切詩句的集聚

那射向吾人的致命的凝視；
猶無一絲可遮蔽的陰處，
他的鬢角高傲地不需桂冠，
僅只日後他的眉頭會升起

高高長莖的玫瑰，
時而一片花瓣會跌落
落在下方顫顫的嘴上，

微張，堅定那嘴閃亮
彷彿正在帶笑地啜飲
飲他那歌聲的汁液。

情歌 Liebes-Lied

我要如何把持我的靈魂

乃至不同你的靈魂相接？
我要怎樣舉它到你比更高的事物處？
我極願將它置於
那陌生而沉寂的地方
陰暗地同被忘懷了的事物一起，
乃不致因你深處的顫動而共振。
而任何物事碰觸我倆，你同我
都會像一支弓同時在我們身上擦過
在兩條弦上奏出一個音響。
而我們是張在什麼琴上？
是在那個樂師手中？
呵，甜蜜的歌。

獻 祭 Offer

自結識你以來，我身體的花
隨漸增的香味而日益綻放，
看吧，我的步態輕而且直，
而你只是等待：——那末你是誰呢？

看吧，我覺得我已遠離
葉葉脫落我舊日的生活
你的微笑如星高懸在
你當頂，且不久將過我當頂。

童年的情景我僅能追求重現
如不名的水一樣閃耀，
在將為你命名的壇前
你的鬢髮已燃起了火焰，
你的雙乳也正冕上花圈。

詩人之死

Der Tod Des Dichter

他躺著，高枕上，
蒼白而冷峻的面孔向天。
一切生時的人情世故
都已遠離他的知覺而去，
都已落入無情的歲月。

他生前的相知皆不曉得：
他曾經的一切是如何的深刻。
那谷地、草原以及流水，

皆曾是他的面色。

呵，他的面龐曾無盡地擴張，
至今仍在那裡尋索
而他的面容卻正可怕地死去。
溫順而開放，一似空氣中
打從內部爛出來的果子。

菩 薩 之一 Buddha

他彷彿在傾聽。靜寂，遠方有……
我們屏息，聽不到什麼
而他是星。其餘的眾多大星
我們看不到，在他上方照應。

呵，他是一切，我們徘徊不去有指望
他會注意到？他有那必要？
而如果我們就此跪下求告，
他或會依然枯坐，懶散如獸。

那導引我們來在他尊前的
已在他內裡旋迴了百萬年。
他已渾忘了我們的際遇
在思索著我們想離去的那事。

玫瑰窗 Die Fensterrose

內裡：那柔而慵懶的步調
創作出的靜寂令人木然；
而突兀之間昏睡的貓群中
一隻醒來，並以它那巨眼

捕獲平靜地飄浮著，
游動了好一陣的影象
景象一被吸入那金色的漩渦
升降之後沉入於遺忘。

當那隻似睡的眼
張開而又疾閉之下
一幅景象便哄然地被拽入它的血中；

這教堂偉大而幽暗的玫瑰窗
昔時也曾捕獲心靈
將之拽去神的跟前。

法蒂哈詩選譯②

◎楊子軍

傲慢的山

——給阿卜杜拉提夫·多卡奧維

他孤單的高傲
彷彿高山一般

星星聚集
包裹
他無法癒合的記憶
的傷痕

彷彿統治者
我赤足闖進
他的痛苦

他讓我懂得
對那些有翅膀的人們來說
腳失去了價值

教會我夜的儀式

教會我夜的儀式

優雅地上演痛苦
用高跟鞋
踏滅秋天最後的氣息

教會我夜的儀式

敲擊時間空曠的容器
從沙漠之口
汲取清水

教會我夜的儀式

我就可以傾聽我身體裡
泥土顆粒的修復

教會我夜的儀式

傑雷·史密斯

(Jared Smith) 詩選譯

◎非馬

在電影院 In The Cinema

我們錯把電當成了人。
我們根本不了解自己，
陰影充斥了我們的感情。

*選自 To The Dark Angels, NYQ Books,
NY, 2015

順應科技

Coping With Technology

我變換我電腦屏幕上的壁紙，
讓我的眼睛隨著思維，
從黑色汪洋中的仙女座
移到在印尼新發現的有垂肉橙臉的鳥，
一個白色光盤，可能是相機閃光，在
它的瞳孔裡渦旋。

和讓我驚嚇的鬼魂跳舞
然後在他們疲憊的時候
入睡

教會我夜的儀式

讓我用我的睡衣
為你建立王座
在你的腳下睡去

教會我夜的儀式

從夢中誕生
醒來時
愛我自己的死亡

●法蒂哈詩選譯

美國禪詩選⑤

◎張子清 譯

■盧西恩·斯蒂里克 ■納撒尼爾·塔恩

覺醒

處處柔和
白雪一片污跡，
空氣一只風袋。
時間。地點。物。
在皮膚、骨骼和肌肉之間
感覺得出來

1987年6月5日

當我一面聽著格列高利聖詠，
一面洗碗碟時，便開始了
百無聊賴的一天（通常一輪的

胡亂寫作，家務，焦慮）一隻
風蝶在窗口翻飛，那裡最白的
樓斗菜叢中的一隻知更鳥
歪著頭聆聽作愛之聲，注視著
老梨樹附近的一隻松鼠

跨在他的配偶身上
顛巍巍地交配。
電話鈴響了，傳言
高橋新吉①在昨晚

去世了。

世界照常進行。此刻
松鼠蹦蹦跳跳進樹枝之間，使
樹葉跳舞，彷彿是詩人的麻雀
在空中用翅膀彈奏輓歌。

①高橋新吉(Shinkichi Takahashi, 1901-1987)：具有達達主義色彩的日本著名禪宗詩人之一。1939年訪問朝鮮和中國，1945年返回日本。1951年結婚，生兩女。他的作品從1970譯介到美國。盧西恩·斯蒂里克的朋友。

向春天撤退

當他們交替地坐與走時，他們的目光向下，他允許他自己來自外界的唯一攪擾，是她①的橄欖色裙突然向外張開。巷子外面的噪聲：星期天游手好閑者從這裡經過，興奮的談話，電台正在熱播，遠處響起警笛，救護車聲這時聽起來變得悅耳，彷彿疼痛遠離年輕和親昵，為了愉快而在歌唱。寂靜和吟誦交替，和聲有時很響亮。然後：當只有他擁擠進這樣的一個世界時，沉默在小鳥啁啾中奔流。死者默默地注視著生者②：他們來自他們各自的星球③，（與生者）如此緊密的聯繫，如此親密，交織進入所有的生命：他們對他們（生者）都很熟悉，沒有什麼理由要表示出來。對如此迅速如此全然地走近你的死亡，你是否有必要去想它？當膝蓋痠痛時，疼痛蔓延到脊柱，這時寂靜的形式幾乎斷開了疼痛，呼吸變得更急促，差不多哽咽了，烤小牛排的香味從外面大街上飄進了寺院門。

①據詩人講，詩中的她是指他的詩人妻子珍妮特·羅德尼。——見塔恩2014年2月27日發送給譯者的電子信。

②指包括穿橄欖色裙子的人和其他坐禪的人在內的活人。

③塔恩說：“在一些原始文化和歐洲早期文化中，相信死者生活在各個星球（不是冥府）裡。我小時候，父親常常指點獵戶座給我看，因此在他去世後，我經常看著獵戶座說：‘你好，爸爸！’”——見塔恩2014年2月27日發送給譯者的電子信。

境界說在當代的意義

◎世賓

“後現代”一詞是用來描述社會的，而不是個人的；或者說“後現代”一詞是來規範社會的，而不是個人的。西方生活在經歷兩次世界大戰和對集權主義的反思，人們已經不再信任由邏各斯建立起來的秩序，努斯——自由的靈魂要在社會領域行使它的權利，因此，各種亞文化和俗文化便大行其道。哲學家們通過反思現代性而為這個時刻的到來鼓和呼，我們迎來了後現代的生活——多元化、平面化、去深度、去中心化等等，這些詞從不同角度描述了當下社會文化的模樣。這就是後現代。但對於個體來說，無論社會有多少維，多少層面，你只是一個個體，你只有一個選擇，你希望成為一個怎樣的人？你只有一個選擇，你是唯一的；無論你怎樣的選擇，你只是某一維的一個分子。你想成為一個怎樣的人？生命本身構成了一種召喚；你要成為什麼樣的人，文學會在默默中應對你的願望，也最終會把你帶向你應去的地方。因此，一個人不必過度去呼應這個時代，你永遠是時代的一個份子，你的存在，就豐富了時代的種種可能。

當代文學呼應著後現代的思潮，各種私我的、庸俗的、大眾化、日常性的文學佔據著文學的大量空間。在後現代的背景下，這樣的文學有其必然性和價值；在這樣的背景下，只有那些對專制、謊言、暴力和不要臉的行徑唱著野蠻的讚歌的“文學”，才是真正的垃圾。但是，有一種不被潮流裹挾的心靈，它們卻在一片去中心、平面化的呼叫聲中，堅守在越來越安靜、人越來越少的，在抵達人類的幽暗、深邃和高遠的存在之處。他們願意從現實的泥坑裡抽身出來，去開拓人類想像的疆域，去說出生命存在的可能。是他們，使後現代的社會生活不僅僅是平面化、去中心化，還保留了多樣化、多元化；也是他們，在後現代的瞬時化、娛樂化、消費性的浪潮裡，保留了深刻性和永恆性的可能。

當代漢語詩寫作是在現實主義美學觀的引導下發展、演變的。無論是朦朧詩，還是第三代的代表性詩人；無論是下

半身，還是垃圾運動，它們都緊密地呼應著時代和社會的變革，或者直接歌唱，或者迂迴支持，或者策略解構，它們的最高美學旨歸都是與現實的結合、糾纏，現實成了寫作的唯一背景和最高目的。但在第三代詩運動中，在1986年《詩歌報》的中國詩壇現代詩群體大展中，“三明詩群”明確地提出“大時空”、“大心境”、“大技巧”。這無疑是背向現實主義美學的潮流，在境界說的層面上提出了自己的美學追求。這是中國現代詩在境界說方向上的第一次明確的提出，從時空、心境和技巧三方面描述了境界的可能和抵達的途徑。在80年代的背景下，“三明詩群”的美學宣言可能是暗淡的、後退的，在狂飆突進和革命式的第三代詩運動浪潮中，並不能為時代所認識、接受。

我們古代詩美學是有境界一說的，但在現代詩百年的歷史進程中，現實對人的擠迫和現實的召喚無不強烈吸引著詩人的目光，現實無疑成了詩性產生的大地。但何謂詩性？詩性和詩意在翻譯和運用上常常混為一談，就像意大利哲學家維柯關於“詩性智慧”的理解（他說：這些原始人沒有推理的能力卻渾身是強旺的感受力和生動的想像力），實際上抵達的是“詩意智慧”；詩性強調的是推理、邏輯和二手知識的運用、貫徹，即是“關於存在的存在”，我們關於“存在”的思考必須建立在尊嚴、愛、自由等等這樣的價值立場上，這就意味著關於美的思想資源必須具有普世性價值，滯後、野蠻的思想就無法產生詩性。而詩意是原初的，不需要推理和邏輯，它強調的是感受力和想像力，是“存在”本身，它也是詩性產生的源泉。詩性的寫作是必須有思想來作為資源進行批判性的詩生產，而詩意寫作在理論上是要把最原初的存在召喚出來，並成為詩的頂峰來標識時代的寫作的。“三明詩群”“三大”的提出，指向的應該就是詩意，是建立在傳統繼承基礎上的具有現代意義的大境界。

由於人類理性的發展，無論是現實主

義還是現代主義，在這個時期裡，人們更強調詩性在文藝創作中的意義，而由於詩意的飄渺和不可捉摸、稀薄，人們逐漸對詩意的存在不再在意、信任，而使詩意寫作慢慢被人們遺忘。從1980年代建立起來的美學觀都是努力在現實中尋找詩性，那詩性就是個體的覺醒，就是日常的合理性，就是解構的權利，他們在對抗一個龐然大物的現實生存中尋找個體活著的存在感。這無疑是我們時代生活的緊迫性任務，它強烈地召喚著知識分子和大眾的傾注、熱情。這種情況無疑會使那些切入時代痛點的詩成為社會矚目的熱點：英雄讚歌，日常抒寫，賤化解構便像潮流一樣席卷著詩壇。但“三明詩群”從一開始就是對這個潮流的反撥，在對於古典文學的繼承基礎上，確立了不為潮流裹挾的美學立場。這無疑是可取的，是超前的。

現代性是我們必須共同面對的現實。古典時期的詩是產生於農業文明，自然、田野、悠然自得的生存方式以及傳統宗教的觀念培育了古典的詩意，這個時期的詩不必去面對破碎、城市、工業、雜亂無章的生活和越來越複雜的各種制度關係，寄身山水，直抒胸臆就是最高的詩意。然而在現代，詩性、詩意的發生機制變得越來越複雜，自然和天國可能已經無法直接抵達或打開了。就像海德格爾在描述現代詩意的產生時，他無不再提醒我們必須面對一個他稱為“深淵”的處境，只有在“深淵”之上說出人類的危險，詩人才能給終有一死的同伴找到出路。而詩意就置身於這“深淵”之上。“深淵”的出現是諸神遁走之後而人又不自知的“黑夜”，在這時代，詩人的職責就是指出“黑夜”、“深淵”的存在並說出人可能的抵達的存在。

“破碎”、“黑暗”的處境是我們無法規避的現實，但詩美學不應該僅僅糾纏於此，詩的價值還在於為生命開拓更高、更寬闊的空間。詩具有這種功能，這是其它文體難以達到的。因此，在所有文學、藝術都傾向於現實的時候，某些詩人必須讓詩的觸角伸向更高遠的地方。抱著這種態度，就能理解境界說在當代詩寫作的意義。

一、反抗膚淺的日常化潮流

由於現實主義美學的影響，詩與現實結合的觀念根深蒂固，一切文藝都必須和大眾和時代相結合已成為大多數藝術工作者創作的圭臬。但由於歷史的任務、時代的意識、大眾的風尚，使這種與現實結合的文藝不斷地在反抗和 PASS 的潮流裡日益矮化、小化、賤化。我們可以看到文藝從民族救亡到集體英雄，從個人英雄到個人私我，從肉體到垃圾到腦殘的不斷弱化過程。這是詩人強烈地想進入時代，干預時代，反映和表現時代的願望在寫作中的反應。西方現代主義也有對現實介入的美學觀，有在歷史的進程中確立個人價值的要求。但在中國，由於現實政治的殘酷性和文化的弱化和扭曲，我們並沒有也不能在批判的道路上建立一種嚴正的批判功能，因此，我們在現代主義的個人主義過程中，陷入了平庸、慾望、弱化和自我賤化的泥坑中。

強調境界說在詩寫作中的價值，就是要在日常化的寫作中加入神聖的維度。神聖的維度一方面是指寫作必須呈現人在艱難、苦難或者消費性的生活裡面所不能剝奪的尊嚴、愛、勇氣和存在感，使人從畏葸、妥協、隨波逐流和自我踐踏的困境中站立起來，成為一個真誠的、富有勇氣的、不屈不撓的具有“完整性”的人；另一方面從時代和肉身的困境中抽身出來，通過感受力和想像力，創造一個聖者（存在）的世界。這個聖者的世界是人的生命可能到達的最高境界，它有如我們古典的聖人，或者宗教中的聖徒。當其它文學和藝術在描繪和抵抗時代的壓力和消解力的時候，詩有必要重新建構一個神聖性的世界，拓寬生命的生存空間。

在被現實功利裹挾的背景下，重提境界說便有極其重要的意義。在《藝術大街》紀念東蕩子的專號編者按中，我就當下的寫作狀況和東蕩子詩的重要性，寫下這樣一段話：

多少人的詩歌只是庸常生活的映象，或者憂煩於日常的得得失失；或者

陷於一點溫情的渴求，或者根本就屈服於現實秩序，成為平庸和野蠻的歸順者。有的人感受到和體驗到現實世界的黑暗性，但他們僅滿足於策略性的批判和最終導致自我萎縮的解構；縱使有人借用人類文明所創造的精神價值來批判和建構了一個有存在感、有尊嚴的詩歌世界，但也充滿著搖擺和不確定性。這是人類的極限和寫作的艱難決定的，這種寫作無可厚非，但依然留下缺陷。而在東蕩子的詩歌中，我們看到他的詩歌世界有如恆星般的存在，它不是點點滴滴的日常感觸，也不是左衝右突的上下求索，它已經凝結成一顆能獨自散發出光芒的星體。從寫作的發生學角度看，寫作的資源和動力來自不同的地方，有的人是從日常的感觸中獲得的；有的人是從現實和精神價值的結合中獲得的；而東蕩子的詩歌彷彿就是從自己的心中散發出來。多少優秀的詩人，他們的詩歌世界就是依靠一首詩一首詩一塊磚一塊磚建造出來的，這些詩歌浸透了人間的氣息，有著人性的弱點和光輝；而東蕩子的詩歌是從他存在的世界中散發出來的——他彷彿有一個先於詩歌的存在的神聖世界——一個現代的神聖世界，他後期的每一首詩都具有他的詩歌世界的屬性，就像太陽的千萬縷光線都具有太陽的屬性。他的詩歌的這種生成機制，使他在現代漢詩中成為最特殊的一人，也使他成為最倍受誤解和爭議的一人；他的英年早逝和詩歌數量的不足，更影響了他的詩歌在大眾中的理解和傳播，但這絕不會降低他的詩歌品質。我們現在對他的詩歌的研究還非常不夠；他的詩歌所建構的世界、品性和魅力還未被充分認識；對他的詩歌的認識程度將在未來嚴重影響現代漢語詩歌創作、成就和可能性。

在我們當代的詩寫作中，存在者的寫作這個維度是被忽視的、被遺忘的。大多數寫作者沉迷於個體慾望，以及慾望權力的書寫，他們並不追問生命的可能。在詩的源頭，詩人是作為神的祭師出現的，他們擔負著傳達上天旨意的責任，他們要說出上天的秘密；而現在，詩落到了人間，它不僅僅要說出人的慾望

和恐懼，更必須說出生命的可能。這可能就是生命的境界，要說出生命能到達多高、多寬廣的境地。

二、個體生命深化的追求

從生命本體論來說，一切思想和行為的目的都是為了完成“人”這個主體；寫作無疑也是通過思以及書寫，來完善生命的歷程，來澄清和抵達一個美好的生命境地。如果可以，沒有一個生命願意在渾渾噩噩、得過且過的狀態下度過；生命渴望激情、豐盈，自我完善，康德說“頭上的星空和道德律”是最迷人的東西，那些深邃、美好的生命狀態無不吸引著人們為之奮鬥。

但當我們面對當下的生存狀態時，卻發現生命已經臣服於慣性的日常秩序：一日三餐，為了維持物質的生活，寄生於某個機構；對於所從事的事情，也不問價值和意義；秩序徹底地規範和綁架了人的生命。我們的文化也彷彿不鼓勵人們去反思、去追問生命的意義，去詢問人之為人的可能。生命在追逐物質或者在無知無覺中日益枯萎。反觀歷史，可以看到這樣的景象：宋朝之前，中國文化積累日益豐厚，人們雍容從容地生活著，詩人、畫家落筆氣象萬千。但元朝之後，中華文化開始沒落，清朝民國時的文化景象我們現在還在時常懷念，但它已是傳統文化的強弩之末了。文化的弱化使人的形象已難以凝聚，人們的生命就像一片落葉在物質和制度社會的海洋裡隨波逐流，隨後悄無聲息地湮沒；在活著的時候，除了情慾的小小騷動，並無其它什麼能撼動心靈，活著就是在等待流逝。我常常在眺望 19 世紀末、20 世紀初的俄羅斯，我能感覺到普希金的黃金時代給俄羅斯積累的巨大文學能量，縱使在蘇聯革命之後，在斯大林的大清洗的環境下，巨大的文學能量還是擠迫地催生出阿赫瑪托娃、茨維塔耶娃、曼德拉斯塔姆、帕斯捷瓦納克等等一大批作家、詩人，催生出一個白銀時代。我們可以感受到巨大的文化、文學力量在無論什麼社會環境下那不可壓制的噴發和對人的養育。在大清洗的背景下，白銀時代的作家們並沒有選擇自我解構、自我賤化的手段來應對社會的變革，在苦難的社會環境中，他們依

精神的愉悅與享受

——賞析非馬的三首詩 ◎吳鈞

然保留了人的良知和尊嚴。

而我們在 1990 年代之後，一方面人文精神和理想主義失落了，一方面把生命全部融入了物質的潮流中，人徹底淪落為物質和秩序的奴隸，沒有人會承認也羞於承認偉大的思想偉大的靈魂的存在，整個社會默認了平庸默認了得過且過。文學要麼作為平庸生活的映象複製著人在日常的生活來自我安慰，要麼在面對體制的龐然大物間無可奈何地用自我解構來嘲弄對方並最終嘲弄了自己。

面對著一個流俗的社會，生命如果隨波逐流，那就會越發平庸、單薄；給生命增加任務，給生命增加一個維度，就不僅是文學的需要，也是生命的需要。

三、偉大詩的回聲

在西方現代詩的寫作歷史中，最偉大的詩人並不是諾貝爾獎的獲獎詩人們，不是那些寫出在現實的困境中不屈不撓抗爭的詩性詩篇的詩人們，而是類似荷爾德林、里爾克這些創造出想像世界的、抵達存在世界的詩人們。海德格爾在〈……人詩意的棲居……〉一文中指出：詩人的特性就是對現實熟視無睹。詩人無所作為，而只是夢想而已。他們所做的就是耽於想像。僅有想像被製作出來。詩人在原初的意義上，就是作為溝通上天和人之間的祭師出現的，他們要說出神的意志，說出上天的秘密。在歐洲，在浪漫主義之前的詩裡，這一傳統一直被作為準則為所有的詩人繼承著。現代主義之後，經由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以及浪漫主義的推動，人蘇醒了，人的遭遇越來越佔據詩的重要位置。然而，詩作為傳遞存在世界的秘密信息的任務

並沒有消失，它依然被那些偉大的詩人繼承著。雖然人神分離、諸神通走的現代世界關於神性世界的消息越來越稀薄，但詩人在指出人類“深淵”的處境時，還是隱約能感受到某種文化中的神聖性的存在，以及由這神聖性通知的世界的存在。在現代，最偉大的詩人就是那些在人類雞零狗碎的事務中道出那神聖性依然存在的詩人，雖然那聲音越來越飄渺，越來越稀薄；越稀薄，越飄渺，也就越偉大。這些神聖性的消息也許存在於一個被詩保存的詩意的世界裡，也許隱秘於人類活動的碎片中。那些對人類事務保持著熱情的詩人們，他們只要能在那人類的活動中抓住有關詩意的蛛絲馬跡，便也能創造出一個詩性的世界，雖然裡面依然有恐懼、無奈和軟弱。關於神聖性傳統在中國從孔子編《詩經》時就被弱化了，孔子是一個強調現實社會、現實秩序的人，《詩經》中風雅頌大多數篇章都是關於社會生活和國家事務的詩篇。但在人類生存的源頭，肯定是自然和那些不可知的事物在支配著他們的命運；強大的支配力使人類的一切想像和創造都與這些事物相隨；文字和語言的創造無不被這些事物所規範、制約、誘導、製造。在人類智力被開發的初期，所有的聲音、字、詞、句子都是詩，是詩的源頭。

在當下的詩寫作中，重提境界的寫作，就是從現實主義的美學統治下抽身出來，與強調想像力和創造性的詩寫傳統結合，在詩中，努力創造一個具有現代意義的存在世界。

新近收到遠在美國芝加哥的著名詩人非馬先生寄來剛在巴黎出版的漢英法三語詩集《芝加哥小夜曲》。首先是詩集封面的三語標題和隱約顯現的背景花束的獨特造型吸引了我，拿著這本設計精美的詩集，似乎聞到從詩集的字裡行間發出的沁人心肺的淡淡花香。打開書頁，發現更具魅力的是非馬先生短小生動、充滿奇特意象的詩王國。

開卷的第一首詩〈芝加哥小夜曲〉是這樣寫的：

黃昏冷清的街頭
蠻荒地帶

一輛車門緊閉的汽車
在紅燈前緩停了下來

突然
後視鏡裡
一個黑人的身影
龐然出現

先生，買……

受驚的白人司機
猛踩油門
疾衝過紅燈
如野兔逃命

……買把花吧
今天是情人節

非馬先生描寫的這類夜晚的街景不僅在美國，在中國，甚至在世界上任何的一個城市都可能發生。

當街道上交通信號紅燈亮起，車流便緩緩停了下來。這時常會有各類小商販穿梭在車流中，他們敲打著車窗的玻璃，不是遞上一個洗車卡，就是兜售一件小商品。駕駛人都是避之不及，或置之不理，或警惕地關上車窗嚴加防範。而非馬先生卻用銳利的目光捕捉了在情人節的日子裡兜售鮮花的黑人小販和駕車的白人司機的一幕，這就使得這一司空見慣的平常街景主題的描寫有了非同一般的深刻含義與諷刺意味了。詩的新奇首先在於小販兜售的不是一般的商品，而是象徵愛的鮮花，而這一天又正是表達愛的節日……情人節。在情人節遇到任何人捧著鮮花上前，按常理都是一個溫馨的彬彬有禮的時刻。但是由於駕駛人在錯誤的時間與地點，遇到了錯誤的對象，就產生了荒唐滑稽的一幕：白人司機驚恐萬狀、不顧交通信號燈仍為紅燈，竟然慌張猛踩汽車油門闖紅燈落荒而逃。只留下來不及說完的情人節的祝福，茫然失措地站在馬路上的手捧花束的黑人小販的身影了。從這首短短的詩中，我們讀到的不僅是驚訝與滑稽，更是夜幕下的城市的不安全感，以及令人痛心的人與人之間的不信任的危機感，還可以看到在美國種族歧視的陰影仍然殘存著

再看另一首短詩〈輪迴〉：

野地裡

一朵小藍花
在晚風中搖曳

目光迷離的詩人走過
突然回頭深深看了她一眼

幾個世紀後的黃昏
一個陰暗的書架上
擺著一本褪了色的
藍皮詩集

野地裡一朵小藍花
在晚風中搖曳

在這首短詩中，非馬先生表現了他運用色彩表達思想的獨具匠心：夜晚、野地、藍色的小花在隨風搖曳，這幅圖畫給人一種冷峻寂寥的空曠感。接著，一位孤獨的詩人進入畫面，他隻身一人，目光迷離……。當他已經走過藍色的小花之後，卻突然又回過頭來凝視著她。讀到這裡我們不禁要問，他是從藍色的小花看到了她的身影？還是由她想到了藍色的小花？還是……？對應著第一段的夜晚和野地，詩人描寫了幾個世紀過後的又一個黃昏，陰暗的房間內，書架上擺著的一本詩集。這是一本褪了色的藍皮的詩集。而在室外的原野裡，依然開放著一朵小小的藍色的花在風中搖曳……。詩人這裡用一種藍色調營造了一種隱喻的神秘感。藍色的憂鬱的小花與孤獨的詩人以及褪了色的藍皮的詩集，是孤獨詩魂的永久輪迴？還是曠世的情緣久遠長存？由此，這首小詩給了讀者無限的想像空間與生動、耐人尋味的深遠意境，以及詩人把握詩超越時空的藝術構思能力。

還有同樣精彩的短詩如〈春〉：

你若想知道
在這明媚的日子裡
樹與樹間
最短的距離

任何有輕盈翅膀的小鳥
都會嘖嘖喳喳告訴你

不是直線

從這首小詩裡，我們彷彿看到了明媚的春光、挺拔的大樹，歡快的鳥兒在林間飛來飛去。但是從這張簡單樸素、美麗祥和的風景畫中，我們卻也領悟到了人生的哲理：樹與樹之間，即使最短的距離也不是直線。正如世間一切看似簡單明瞭的事物，究其原委都是錯綜複雜的啊。

僅從這三首詩的分析，當然不能總結出非馬先生詩藝術的全部精華所在，但從中我們還是可以感受到他的詩藝術魅力。記得非馬先生說過，好的詩要能夠給予讀者一種“衝擊”力，一種“令人驚訝的思維或結局”。他的詩的精彩之處正在於他的詩所蘊含的獨特生動的意象以及讀後令人所產生的震撼感。

非馬先生文理兼通，多才多藝，他不僅進行漢英詩翻譯，選用漢英雙語寫詩，他的詩既表現了漢語詩的傳統，又吸收了英語詩的特色與風采。他不僅擅長詩創作，還不斷有繪畫與雕塑作品問世。這是因為非馬先生從小成長在中國文化的環境中，後來又移居美國。在這種跨文化的生活環境中，他善於學習勤於思考，他通過仔細的觀察與思考，尋找不同種族與文化的共同點與差異，用詩、繪畫與雕塑的藝術手法來表現世界的真善美，來揭示人性的複雜與多樣性，他的創作每每引人入勝，發人深省。

總之，非馬先生的詩以熱情奔放的激情，精煉短小的詩句，冷靜細緻的觀察和神奇獨特的意象感染著、啟迪著我們。讀非馬先生的詩，真是一種精神的愉悅與享受。祝願非馬先生健康長壽，寫出更多更好的漢英等多語言詩來豐富世界詩壇。

異樣的雨景

——讀邱洗塵的〈下雨了，流血了〉

◎向明

別僅僅是誤解
一群赤身露體的
雄性大雨突然落下來了
逆來順受的土壤
無法給予法國式長吻

自從森林待在書裡
山丘消失，樹梢僵直無語
而雨吹鬍瞪眼的激情
不單是對著江河
而是橫暴纏住著溫柔的情影
不單是冒進江河的懷裡
而且綿綿地騷動哀怨的心扉
在這樣的季節裡
太陽淋得透濕顫抖
靈雲身影一天天拉長
大地流淌著濃稠的墨水

認識一個人需要接近，才能慢慢瞭解。同樣的欣賞一首詩，需要全心細讀，不可粗枝大葉的白瞄一眼，才能讀出心得，發現新境。

寫“雨”的詩很多很多。唐詩中杜甫的〈春夜喜雨〉可說是獨步千古，至今無人能及，也幾乎沒有現代的詩人能把雨景寫得那麼栩栩如生，且看前面這四句：

好雨知時節，當春乃發生。
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

杜甫把雨簡直看成一個懂得時機的有心人，隨風趁夜而悄悄潛入，毫無聲息的把大地滋潤，多麼體貼入微的雨呀！

又來看南宋詩人楊萬里寫的〈小雨〉，則又是另一番高妙：

雨來細細復疏疏，
縱不能多不肯無。
似妒詩人山入眼，
千峰故隔一簾珠。

四季池塘，映照詩人之心

——覃賢茂《池塘四章》點評

◎雷默

楊萬里把細疏斷續不停的毛毛雨，看成是老天在妒忌他看山，故意用雨的簾珠來阻隔他的視線，想像力之奇特之不俗，可說也是一絕。

印尼青年詩人邱洗塵寫的這首〈下雨了，流血了〉，起初未注意細讀，幾乎把它錯過。待至看到第一段的“一個赤身露體的／雄性大雨”，才把我嚇了一跳，讀過好多古今寫雨的詩，還從未看到過誰曾這麼大膽，這麼放肆，把雨也人體化，健美化，光憑這一前所未有的獨門創意，便知這位詩人的不凡，幾乎可以與杜甫的把雨寫得那麼精緻，形成對比。

詩的以後發展幾乎全是寫雨的粗獷橫行，包括大地拒給雨以法國式長吻，森林只能在書本中出現。人的思念不只是對著江河，太陽也淋得透濕發抖，直至最後一句“大地流淌著濃稠的血水”，才恍然大悟，這整首詩當是寫雨下得過久過多，造成山丘消失，樹梢發僵，雨已經為大地人間造成災難了。久雨為患是此詩的主要題旨，這也是一首“詠物詩”，思維已經予以形象化，表現予以意象化，氣氛予以陽剛化，才能將不知節制的雨寫成這樣強烈的情境。好詩，險些錯過。

這首詩是印尼一位年輕詩人寫來的，印尼那個地方並沒有很好的中文環境，更有好長一段時間沒有詩，所幸近幾年來有青年詩人葉竹的全心投入，創辦《千島詩頁》，及當地僑校的支持，我們台灣詩人朋友也義務伸出援手，終於發掘出了一些有潛力的年輕詩人，這是整個華文詩壇的新希望。

寫於“蘇迪勒”肆虐後
2015/8/9

覃兄 80 年代就在詩壇成名，寫出〈尷尬〉那樣的詩篇，90 年代後，主要精力轉向《易經》、武俠等研究以及小說寫作，近些年在大學教授國學和詩，詩寫作遂又恢復，且開新境界。

初讀覃兄賢茂的〈池塘四章〉是今年 5 月 29 日晚上，他通過微信發給我的。他讓我給他看看字詞錘煉以及其它建議。我在微信上回了“四季池塘，映照詩人之心”。

記得春節期間，我在他南京居所喝酒，他從手機裡找出一直未公開的〈花園三題〉，我讀後說，你的三座花園，遠比你著名的〈飲酒 20 首〉好。不僅僅是突破之作，更有大師氣象。沒想到，三個月之後，他又寫出了直抵內心的池塘四章。

關於池塘四章，覃兄在 5 月 31 號的微信裡發過一組照片。從照片上看那池塘，與我經常在幕府山腳下看到的池塘沒有什麼差異。遠有山影參差，近有芳草葳蕤。水面上有睡蓮，還有蘆葦與水草。這樣的池塘在中國南方隨處可見，是中國南方的典型意象，也是中國南方文人的典型意緒。

春草生長的池塘

生長無處不在，如果沒有內心的傾向
這鳥兒為何會鳴唱，為何會讓你突然流淚
是的，你早年幼稚的對於楊柳與青草的愛，
至今不改
正像池塘的春水，輕輕，輕輕地流淌
難道所有的風景，都不會與內心的浪漫一樣？

“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南朝詩人謝靈運在永嘉出任太守時曾以初春的池塘表達了自己因病臥床一個冬天的頹廢心情。覃兄青草生長的池塘雖然遠離謝靈運在永嘉的池塘，所處的時代也離南朝一千多年，但我感覺就是一個池塘。

生長無處不在。詩人來到池塘邊的時候，或許已經過了初春。一個人居住在離成都 50 公里的小城，春日閑逛，偶遇一池塘，內心的感動恰似春草萋萋。一個人，面對一方池塘，想起早年在成都旁邊另一小鎮的青蔥歲月，淚水突然湧出一點不是矯情。這是對自然山水的摯愛，對流逝歲月的緬懷，對當下美景的憐惜。這或許有些頹廢，但我知道，他是一個沉湎於從頹廢中發現美的人。這樣的性情，我倆很是相似，10 多年前的一個暮春，我在黃昏時登上幕府山，滿山的薔薇

、槐花在飄零，當我轉頭看見懸崖下無言的一江春水時，我也突然放聲大哭起來。

“難道所有的風景，都不會與內心的浪漫一樣？”詩人這一發問，是否告訴我們，他內心的浪漫定格在一個唯美的時刻，沒有眼淚，沒有流變，而是一個剎那永恆的幻象？

初夏漲水的池塘

不，這是貪心和慾念，不要說這是節氣的變換幸福是被獨處的空間和時間遮蔽起來的嗎？你看初夏雨後漲水的池塘，淹沒了草叢中的小徑你不能不再次感嘆，不，不可能是更多再美麗的風景，也不可能多於某種被隱藏的心情

初夏漲水的池塘已經完全與春草生長的池塘不同了，詩人的心境也由此發生了很大改變。這時的池塘完全是一種隱蔽，或者說是破壞。芳草沒了，小徑沒了，鳥鳴似乎也失去了。只有渾黃的泥水，或許還有陳年的枯草與朽木。還有落花的影子麼？雨是停了，水卻在流淌，池塘漲水，心意闌珊。

不，這是貪心和慾念。語氣如此決絕，詩人突然發現，自己的傷感，自己對於春日池塘的眷念都是貪心和慾念的所為。他多年研究《易經》，對於四時物候的變化，了然於心。然而，面對這突如其來的變化，卻更多發乎於情，顯露出一個詩人的本相。

他再一次問自己，“幸福是被獨處的空間和時間遮蔽起來的嗎？”我們無須去追問幸福是什麼，所有的追問都是毫無意義的。襄州龐居士參馬祖雲，不與萬法為侶，是什麼人？祖雲：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則與汝道。覃兄此處的發問，其實已經隱含了答案：幸福就是被獨處的時間和空間遮蔽起來的東西，只有自己去體悟。你若是去問什麼是幸福，他或許會讓你一口喝盡池塘水。詩的最後一句，再次告訴我們，所謂風景，就在我們內心。一次，一個朋友給他電話，興奮地告訴他，已經在西藏深處了，而他笑曰，你用雙腳去旅行，我用心靈旅行。

秋天枯荷的池塘

那是夢想中的美麗，江山美人，即使在秋風中破碎

但那還是美，但那還是夢境，還是才子小模樣的夢囈

只有池塘枯荷的殘葉，才能明白失敗者的悲哀

和榮耀

淒清的雨後，點點滴滴，直到黃昏，或是直到天明
富於象徵的風景，可不可能真的暗示出你想說出的
這些？

我曾無數次面對秋天枯荷的池塘，有時也在初冬。
我寫過枯荷，也拍攝過不少照片。但當我讀到覃
兄這秋天枯荷的池塘時，我還是一驚。這是典型的
頹廢之美，典型的東方禪境。日本人發明了枯山水
園林景觀，中國人卻更喜歡在自然的變化中直接去
把握與頓悟。

自然本來就是變化無窮的隱喻，《易經》、《莊
子》所寫均是自然之象。對於這首詩，我不想多說
，我只想告訴你，在覃賢茂眼裡，枯荷是易經中的
卦象，而此詩就是他寫的卦辭。

冬日雪後的池塘

舊日的遊歷，消失的愛情，哀悼般為了紀念而畫
出的素妝
萬物如此上心，誰都會在此時，明白一切都是空虛
寒冷在池塘冰面積雪的懷抱中，竟然會因此而感
到慰藉
山和水因此是必須的，你不能不沐浴焚香，因心
動而卜筮
所有的風景，等待的是那些必須回家的愛人

這雪後的池塘是多麼的安靜，多麼的慰藉。虛與
實，寒與溫，靜與動，消失的愛情與回家的愛人。
我想起自己寫過的一首《雪後》：太陽從雲層
裡探出頭／雪後的空氣清冷、幽秘／世界乾淨而
透明／像一塊剛剛擦過的玻璃／又似一盤重新開
始的棋局／黑與白，悲與喜，從容與匆忙／動者
愈動，靜者愈靜／記憶，冬眠深處的蛇／突然蘇
醒，伸出了舌頭／樹影、車流、岩石。／岩石背
後的風。風中的葉子／葉子下面的擁抱和親吻／
雪覆蓋了山巒，多麼短暫／唯有靜慮，像冰凌／
在緩慢的冬季，在黑夜中／持久地懸著／孤獨的
冷冷的芒刺

難道這就是我們的宿命，只有當雪覆蓋了一切，
才感知了世界的真實與空虛，寒冷與溫暖？一切
重新開始，沐浴焚香，卜筮未來，在寂寞中等待
下一個春草生長的池塘？

怎麼理解“山和水因此是必須的”呢？乍看有
些主觀，其實包含了兩層意思，道生萬物皆有情，
另一層意思是，心中有情便可妙有萬物，萬物皆
在心中。

我與覃兄緣起 80 年代，中間各為生計忙碌失
去聯繫。後來續緣於兩次在街頭邂逅，當然更應是
相近的性情和詩學趣味。今日重讀他的四季池塘，
感覺他寫的就是人生四季，各有各的境遇和境界。

最後說一句：年輕時寫詩，大家拼的是才氣，中
年之後，詩人之間的較量，比的是境界的高低了。

詩入
檔案

斯蒂芬·茨韋格

◎劉耀中

歐洲猶太裔詩人斯蒂芬·茨韋格
(Stefan Zweig, 1881-1942) 出生在
奧地利的首都維也納，1934 年遭納
粹黨驅逐，1940 年在巴西過著流亡
生活，在新環境中感到越來越失望
和孤獨，和妻子雙雙自殺。

在 1938 年德奧合併（歷史稱之為
Anschluss）之前，納粹黨員已積極
施行恐怖法西斯政治活動；猶太裔
德語作家和詩人採用散文詩式的短
論、短篇小說和戲劇中獲得優異成
績而成名，我們可以說他是在這項
藝術的一個先驅。尤長於闡釋虛構
政治人物和歷史人物。他在 1928
年寫的描寫歷史人物《人生際遇》
名噪一時。

茨韋格定居於薩爾茨堡 (Salzburg)
)，出身於一個富有的猶太人家庭。
但由於寄人籬下的生活，養成了一
貫的內省人格，缺乏幽默感，接受
了宿命論的生活態度，他早年 (1899)
就畢業於維也納大學。為了反對奧
地利生活的狹隘和嚴格追求自由，
在 1901 年，出版了一些詩作，如
《銀絃》(Silerne Saiten) 一躍而
成為柏林和維也納的一位知名知
識份子，被稱為 Bierkeller。茨
韋格並獲得維也納大學博士學位。
在柏林時茨氏接觸到狄更斯、陀
斯妥耶夫斯基、克萊斯特及荷爾
德林和他久聞其名的尼采傳記《與
惡魔鬥爭》(Der Kampf mit dem
Dämon, 1925)。

他曾推薦給世界的詩人有：波德
萊爾、魏爾蘭、里爾克和維爾哈
倫。茨氏與藝人交遊甚廣，如指
揮家托斯卡尼尼 (Toscanini) 和
沃爾德 (Walter)、作曲家拉威爾
(Ravel)、音樂家巴爾托克 (Bartok)、
小說家高爾基 (Gorky)。他的著
作很多，詩之外還有：《感覺的
混亂》、長篇小說《心靈的焦躁》、
劇本《耶利米》及其他表現主義的

作品等等。

茨韋格雖然是一個流浪的猶太人，
卻也是一個收藏家，藏有豐富的
貝多芬的紀念品及保存極好的名
人的簽署。

茨韋格是早期詩人提倡弗洛伊德
的精神分析與文學合併的大家，由
於他能流利地說四種歐洲語言，在
巴黎交遊極廣，包括羅蘭和羅丹等
名人，甚至去到印度訪問泰戈爾。
茨氏並與德國名音樂家李查·斯
特勞斯合作寫歌劇劇本，但此舉激
怒了納粹黨，禍及他的著作乃至全
部被焚毀。

1940 年，茨韋格在巴西過著安靜
的生活時，得知希魔在歐侵俄的消
息，他的悲觀和憐憫性格壓倒了他
的理智。世界上邪惡力量，能在短
期內佔了一些勝利使他難以忍受，
推動了他與妻子雙雙走向自殺的
路上。

歡迎參加新大陸

《新大陸》是一份熱心推展華
文現代詩的純詩刊，為提高海內
外的詩水準而努力。每雙月定期
在美國加州洛杉磯出版並登上國
際電腦網絡。為了加強詩人的凝
聚力和詩的薪火相傳，歡迎世界
各地同好者加入為同仁。舉凡在
《新大陸》刊登作品六期以上，
或經兩位同仁推薦可申請加入本
刊，每年繳交同仁年費 US\$120。
同仁得參加本刊所有活動，及詩
刊、叢書的分配，並協助其詩集
、著作申請國際書號、登記著作
權等之出版事宜。有意參加者請
直接來電郵聯繫：

nworldedit@hotmail.com

編輯筆記

就詩論詩，在中文的文法裡，古今但凡各類詩有“詩”一字在內的名稱，詩總是作為主角最後現身。古時候有：律詩、絕詩，當中又分五言、七言等；隨著時間累積，近現代各種主義流派盛衰更替，詩的種類名堂就更為繁多，信手舉來便有：新詩、現代詩、白話詩、韻文詩、散文詩、格律詩、分行詩、分段詩、十四行詩、史詩、圖象詩、短詩、小詩、微詩、小說詩、武俠詩、武俠小說詩、抒情詩、情詩、情色詩、酒詩、山水詩、垃圾詩、口水詩等等，不一而足。反正是詩人想到的、喜歡的，加在詩前面便儼然自成一派一類了。可是“詩”仍然是這些名稱的主角！難怪余光中曾說“詩歌”應該叫作“歌詩”才對。姑勿論余光中所謂的“歌詩”指的是否那些有韻腳的，或是有節奏、譜上樂曲便可以唱的詩，屬於前面所列的諸多詩中之一類？起碼稱作“歌詩”而非“詩歌”意旨清楚，“詩”和“歌”主從分明，不會本末倒置。可是我們漢語詩壇的芸芸眾生不管寫的、論的什麼，凡是詩都說成“詩歌”，這樣一來“歌”是主，“詩”是從，大家寫的究竟是什麼東西？莫非“詩”、“歌詩”、“詩歌”於他們都是隨口一句，人云亦云而已？又莫非這正露出了詩人隱藏的迎合當前大眾重歌輕詩口味的功利馬腳？

三藩市詩人王性初於今年八月份正式加入本刊的名譽編委團隊，讓我們在此拍響歡迎的掌聲！

我們歡迎詩人們代組世界各地具特色的詩輯，有意者請先來函編輯部聯繫。

本刊網站：<http://www.newworldpoetry.com> 設有詩庫、論壇等欄目，並備有創刊以來共一百五十期的各期電子版供讀者免費下載。歡迎詩友們常來瀏覽、發表意見。

由於美國郵費連年暴漲、本刊經費短絀，除訂閱及與本刊有交流的刊物外，已不再寄贈印刷本給美國境外的作者，而改以電郵寄贈電子版。不得已處請大家原諒！至於有長期電郵電子版服務需要者，請電郵本刊郵箱，備檔後即寄。

詩訊

北美華文作家協會值今年抗日戰爭勝利70週年於九月號推出《回首滄桑見證青史——紀念抗戰勝利七十年特輯》。

馬來西亞著名詩人吳岸2015年9月8日因肺炎積水感染離世，享年78歲。

詩人羅青將於10月3日在香港城市大學由香港文化局贊助的“聲韻詩歌節2015”活動中演講“興之美學”。

居芝加哥四十多年的詩人非馬2014和2015兩年間分別由台北和法國出版社出版了兩本有關芝加哥的詩文集《大肩膀城市芝加哥》、非馬漢英法詩選《芝加哥小夜曲》。

詩人楊于軍2007-2015中英文詩選《拿鼠標的手變涼了》經已由西安交通大學出版社出版。

網站“風笛詩社”在洛杉磯的同仁將於十月中旬組織餐聚，歡迎抵南加探親訪友的台北詩人方明和墨爾本詩人心水、婉冰夫婦。

新大陸叢書書目

1 河傳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2 溫柔	詩集	心 水	已出版	\$5.00
3 細雨淋在青石板上	詩集	千 瀑	已出版	\$5.00
4 氣候窗	詩集	達 文	已出版	\$5.00
5 苦水甜水	詩集	千 瀑	已出版	\$5.00
6 童話世界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7 錢江賓客習字集	書法	王施小菱編	已出版	\$5.00
8 怒海驚魂	小說	黃玉液	已出版	\$10.00
9 白馬無疆	詩集	果 風	已出版	\$5.00
10 四方城	詩集	陳本銘等	已出版	\$8.00
11 魚貝短篇小說集	小說	魚 貝	已出版	\$15.00
12 此情可待成追憶	文集	吳懷楚	已出版	\$6.00
13 我用寫作驅魔	文集	心 水	已出版	\$10.00
14 本命年	詩集	遠 方	已出版	\$5.00
15 愛之旅	詩集	陳齊家	已出版	\$5.00
16 春天的遊戲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17 夢回堤城	文集	吳懷楚	已出版	\$8.00
18 詩人與同性戀詩人	論介	劉耀中	已出版	\$10.00
19 月比故鄉明	文集	郭 揮	已出版	\$6.00
20 我的飛天	詩集	王露秋	已出版	\$6.00
21 我欲挽春留不住	詩集	吳懷楚	已出版	\$8.00
22 聽雁扣舷集	詩集	周正光	已出版	\$8.00
23 女兒入籍	文集	遠 方	已出版	\$12.00
24 天上人間	文集	郭 揮	已出版	\$8.00
25 死與美	詩集	秀 陶	已出版	\$25.00
26 天梯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8.00
27 三釘記	詩文集	千 瀑	已出版	\$8.00
28 水字	詩集	張 耳	已出版	\$8.00
29 九月的歌	詩集	遠 方	已出版	\$10.00
30 我的複製品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8.00
31 悠悠流水	詩集	揚 子	已出版	\$8.00
32 上世紀最後 de 對白	詩集	遠 方	已出版	\$8.00
33 白雲一片去悠悠	文集	遠 方	已出版	\$13.00
34 防腐劑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8.00
35 分身術	詩集	明 迪	已出版	\$10.00
36 雲雨情 (中文版)	小說	逸 韻	已出版	\$14.95

*郵購以上書籍，每冊國內請加空郵郵費\$2.00，國外\$4.50。寄：
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 S. A

◎新大陸詩刊——美洲唯一定期出版、創刊二十五年的華文現代詩刊◎

◎珍惜資源·保存心血·閱後如不欲保存，請轉送他人◎

毋忘九一八，不買日本貨！

買美國車、買歐洲車、買韓國車，不買日本車！
買蘋果、買三星、買HTC，不買日本手機！
買Vizio，買三星，買LG，不買日本電視！
買聯想，買Dell，買HP，不買日本電腦！
買國貨，不買日本電飯煲，不買日本馬桶蓋！